

是我同着父親隨着那個馬弁來奉天了。

「伯父住的真可以叫做公館了，門房跟馬弁不算數，老媽子就用了三個，在我伯父的公館裡是成天的來往着各樣的官僚和軍人，他們的工作是三樣，賭博，抽大煙和喝酒後的叫罵。」

「伯母待我很好。有個我叫姨的却常拏冷臉看我，她有個女兒叫芳慧，就是他，叫我跑一盞哈爾濱的也就是爲了她。」

「她小我兩歲應該管我叫哥哥，可是她背地裡永遠是輕蔑地叫着我的名字，我們兩個同在一個學校裡，雖然我的級次比她大，可是常能够同時下課一道回家，有一次我在道上問她：「你爲什麼老提名道姓的我的名字，難道我不是你的哥哥麼？」我以爲她該是伯父的生女。」

「她忽然冷下來臉說：「你是誰的哥哥呀！」

「「你的，」我說：「你不是我的妹妹麼？」

「她朝着地啐了一口，冷笑着說：「你也不配當我的哥哥！」

「我自從叫她羞辱以後，一連幾天不着她的邊，下學的時候總是故意的躲着她。後來我聽伯父下人們私語，才知道原來芳慧並不是伯父親生的，她的爸々原來是個關內某地的小學教師，被伯父不知用什麼手段弄了個失踪而亡，於是芳慧的母親就成了她的姨——一個鬱々寡言心懷隱恨的女人。她從知道了這個以後

心裡不知不覺地也就原有芳慧輕蔑我的態度了。

「有一天，我們又一道走回來，芳慧問我：「怎麼你躲着我走呢？我不管你叫哥哥，你就生氣麼？」

「不，」我回答着：「從今以後，芳慧，不管你管我叫什麼，我都不惱恨你。」

「她聽着我的話笑了。」

「從此我和芳慧變成了很好的同伴，有什麼我不忘她，她也不忘我。不久我進了中學了，後一年她也進了師範學校，雖然這樣我們兩個仍然是離不開的厮磨在一起。這時我的腦子裡好像有了鬼，不知爲什麼就覺得從我的生命裡，假如失掉了她，我就令能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味。」

「秋天我回故鄉去，她一半是好玩一半爲旅行也同我去了。在燭天的高峯上留下了我們的足跡，想來這是如何值得懷念的啊！」

「好像這時她也發現了我的愛她，可是她也覺出我們地位的限制，有一次我們登在望海山上，俯視閩山諸脈，紅葉滿山遍谷，我講契丹東丹王讓國携姬隲於此山的故事，最後南游沐浴洛忍恨而亡，她聽了忽然感慨的說道：「就是死也不要緊，難道我們不能從這污濁的世界裡飛出去麼？」

「我說：「羽毛不豐高飛不易吧！」

「那時她的臉突然的蒼白了，竟低聲哭泣起來了，「芳慧，傷感的什麼呢？」我安慰着她：我們將來不

是有許多的路可走麼！」

「她止住了哭泣說：「路也許有不少，可是走得通的沒有一條，像你的伯父——」

「我知道，我說：可是未來是屬於我們年青人的，他已經老了。只有死亡在等着他。」

「其實，我當時對於未來何曾有一點把握呢？我望着閻山的落日，不禁也悲哀起來。」

「我們從閻山回到奉天不久，我正在準備着畢業的考試，瀋陽的烽火起了，我的伯父領着一家逃亡到錦州，從這又轉入關內，又隔了一年我進了北京的大學，芳慧也轉進了當地學校，可是這時伯父却漸々注意到她的婚姻問題了。原來這時伯父在軍界裡混得並不得意，他爲自己的地位竟不得不從芳慧的身上打主意了，因此這時我非常憎惡着我的伯父。」

「有一晚上，芳慧對我說：「不知怎麼我非常懷念關外呢，最近我有個同學來信說那裡很好，你過去常說——」

「我問：「我說什麼呢？」

「你過去說過」她用激動的聲音說：「羽毛未豐，可是今日你認爲怎麼樣？我覺得，今日可正是從這污濁之境高飛的時候了！」

「我告訴她這可不能魯莽從事。實際我正有自己的私心，這時我遵從了伯父的意旨，正與某要人的三小

姐來往着，我本來知道我與芳慧的愛無異是做繭自縛，終久不免彼此多嚐痛苦，這時既另有對像，我何必自找滅亡呢？

「我和那位小姐逐漸的接近着，可是一個金裝的偶像，越距離得近越容易發現，那被掩藏在金裝底下醜惡。在春天公園裡，一點鐘的長談，差一點使我連隔宵的飯都要嘔吐出來了！她的人生見地是怎麼能夠玩得更好，享受得更舒服，她對於教育主張無用，所以她從來不找那種苦頭吃，她說想做事必得實緣，只憑受的教育不行，一個大學生未來的成就或者未必能夠跟得上她父親手下的一個最小的軍需。」

「總之那一天我連再見她一同的心都沒有，和她分別了。這夜裡我展轉反側了好久，我前前後後想了一遍，我最後的結論是：與其使我失去芳慧，勿寧叫我失去這個墮落的家庭。」

「可是運命會經容納過誰的懺悔呢？」

「當我想找一適當機會向芳慧表白我懺悔的感情時，芳慧却同她的母親逃亡了。我不願意說她們的出亡對於這個家族所掀起的衝動，單說我與芳慧吧！她留給我一封信，信裡藏有一縷細髮，我記得信的開頭是這樣：「這是一縷薄命人的頭髮，留君以為永別的繫念。弱女子今已成長，既不肯手刃親仇，更不願苟延於仇人的身旁，這樣，捨去逃亡還有什麼路可走呢？」末了並鼓勵我奮發有為，將來不難得到像她那樣女子，我看完了信竟掉下來眼淚，像我也會落淚，這多麼不容易，可是那時候竟真的落下眼淚了。」

「白日裡我把她的出走想做是我的噩夢。

「黑夜我常在夢裡遇見她。

「一星期以後四處追緝她們的人也失望的回來了，有人說她們上了滿洲，那裡是我的故鄉，是伯父暴力達不到的國土，而且芳慧頭兩天也這樣想過，我暗地祈禱着：「叫她們平安吧！」

「最使伯父惱恨的是她們還奪走了價值鉅萬的首飾和一筆現款，可是若從良心說，一條生命和十年的含垢忍辱，却是這區々金錢的代價就可以抵換的麼！」

「好像這個墮落的家庭，付與芳慧和我的運命是一樣的。有一天，伯父問我說：「芳慧她們臨走的時候給你留下一封信麼？」

「我必須保持着這個秘密，所以我否認了。

「「混蛋！」他大聲的嘲罵着：「你不用撒謊，早有人告訴我，你在暗中跟她弄鬼！」

「對於伯父用罵他隨從的話來罵我，這使我覺得非常難堪，我仍然辯解着：「爸！」這是我們固定的稱呼：「您得原諒這個，這不過是一封感情的信，就是她們往那裡去，我敢起誓說，我決不知道。」

「「你他媽真是個屎尿屁！」他仍然毫不鬆懈，用粗野的言語罵着我：「玩女人，玩他媽到家裡來，外邊有的是，爲什麼不到外頭去玩？好兇還不吃窩邊草呀！你倒好，竟放棄着外頭的在窩邊上打轉々，你

呀，長福，你真把我們老樊家的臉丟淨啦！」

「請想々我這時的心境是怎樣的悲憤？但是還沒到我離開這裡的時機，因為大學的修學還沒完全，也不知道芳慧的去處，所以對於一切的侮辱我都忍受了。不管他是怎樣咒罵，我毫不表示反抗——」

「可是，桃色的糾葛又來了，那個三小姐又與我開始交往，我在極無聊裡又跟她扯淡，我之所以管它叫做扯淡，這倒是實在，兩個趣味不一致，觀念有差別的男女，怎麼能够結合到一塊呢？當我携着一個金裝的女人散步在北京市上，叫人羨慕的顏色看我們，她爲了風頭，我呢，我則爲了排遣無聊，這樣的我們，也算兩有所得。不明白裡面的一群朋友，有的問我：「你和×家的三小姐戀愛了。」我回答說：「是的，我戀愛了。」可是，我心裡的真實的戀愛早已經死亡了。

「這年的冬底，我得到了芳慧的一點消息，原來從她走後，我就不斷託故鄉的朋友打聽着她們的消息，一個叫姚玉蘊的芳慧的同學，也是我的老同學林百木的太太，據林的來信說，玉蘊在一個月以前，在車上見着了芳慧，兩個人々寒暄了一陣，芳慧把她自己住的旅館號數告訴了她就分別了，蘊玉因爲忙並沒有就去訪她，可是等她容開工夫去訪她時，她們已經搬走，一間茶房，茶房說在二經路附近，可是更詳細一點的門戶號數就不清楚了。我回信謝了林，並請他給繼續查找。從這一天起，我望着雪，望着晴空和明月，全能勾起來我的鄉愁，使我強烈的想念生我的年老的兩親，生長我的山鄉，還有芳慧她們的消息。

「我當時有點憎惡着北京，以及環繞在它周邊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舊的沒有消滅，新的沒有長成，我當面的社會，正是一種混沌零亂的狀態。有熱心前進的，也有像三小姐那樣的女性，有一息不懈奮進的青年，也有沉溺在北京特有氛圍氣中的公子，他們是矛盾的，衝突的，然而全有他們固定的勢力。試想在這些人物的行爲中我將何去何從呢？」

「我真能够和那位小姐結婚麼？我是個山鄉裡的青年，從小就呼吸慣了那北方的豪壯之氣，也不過叫偶然的幸運，一步給推進這個上等的社會裡去，從秉賦與氣質上說，我與她並沒有結合的可能，所以我認爲兩個人早早的離開，倒能省掉我們將來的煩惱。」

「是一個春的傍晚，我和她尋春歸來，我把這樣的意思對她說了。」

「『樊！』她說：『你是這樣想麼！』」

「『從早我就這樣想。』我說。」

「她冷笑說：『姓樊的！我早就知道你這樣想的。』」

「『本來這與我們都正合適。』我辯護的說。」

「她擡鼻哼了一聲：『好，原來是這樣的，怪不得你總擡着一半捏着一半，你想啊，若不是你爸爸到我家說你背後是怎麼羨慕着我，我有工夫來陪着你？』」

『我告訴她：「我並沒有在背後說過你的什麼。」』

『「好啦！」她說：「再見，這沒有什麼。」』

『我望着她憤々地跳上洋車去遠了。剛想回家却遇見了一個同學，我們來在一家酒館，我喝得大醉，最後是被那位同學給送回來，半夜裡渴得要命，起來要喝水，一個伯父的下人走來告訴我，說伯父正在客廳裡大聲的咒罵着我，正在生我的氣呢，我對他說：「我最近並沒有得罪過他，爲什麼又無理的鬧起來呢！』

『他吐了一下舌頭，撇着京腔說：「這真够瞧老半天啦，您還沒得罪他，您想×家的三小姐是好惹得麼』

『一句話令我恍然大悟了，原來伯父想謀出路就常出入她家，當着三小姐的父親，也真諂佞的說過我在羨慕着她的話，一面也露出爲我攀親的企圖。可是她聽到我的告白後，她認爲耐恥大辱似的回到家裡哭鬧起來，她是主張婚姻自主的，所以她倒不怎麼怪我，她恨怨我伯父不該在她家信口胡說。大概正在我喝酒的時候，伯父被三小姐家的電話叫去，被他的長官大罵了一陣。回到家裡來對我自然要擺出他尊長的威嚴了』

『第二天早晨，我和伯父開了這樣的談判：

『好像一夜的時光已經將他變得和平了，他很大方的問着我：「×家的三小姐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

「沒有，」我說：「不過各人有各人的意志，假如意志不同，就使令撮合到一塊也不能長久」

「你認為什麼能長久？」他問我。

「我沒有回答，但是他以為我是屈伏了。屈伏的是我的外表，不是我的意志。」

「他繼續的問着我：「你到我跟前幾年了呢？」

「九年多了。」我回答。

「假如你沒到我跟前來，」他突然變了獐獍的態度，怒吼着說：「你也配念大學？你最大的出息是種莊稼，像你的兩個哥哥一樣，不用說處長的小姐，就是鄉下姑娘能不能嫁給你還是個問題，你要仔細想一想吧，看々不服從我的話有什麼好處！你，你去吧，再叫我生氣，你就別想見我，你心裡明々白々の，你不傻也不糊塗」

「我從家裡走出來，可是我懷着被侮辱的心將往那去呢？我只有兩條可走的路了：一條是找着三小姐向她道歉昨天的失言，然後再像個蠱虫似的再攢進講義裡去。一條是回故鄉去尋找芳慧。可是前者是安全的舒適的，後者是崎嶇而又艱難，但是在安逸裡死，在憂患裡生，這不是古人留下的語戒麼？」

「我的心裡起着衝突，夜裡我更讀着芳慧留給我的那封信，用手溫柔的撫摸着她遺留下的頭髮，頭髮發散着淡々の幽香，親物人思，令我想起我們從稚齡就奠定的愛，我終於決定選擇了最後的一條路走。」

「過了兩天，我不辭而別的回到第二故鄉奉天了，下車之後，我按着住址找着老同學林的寓所。」

「你怎麼突然的回來了呢？」對於我這個不速之客林用驚訝的神色問我：「那邊不是很好麼？」

「你回來找芳慧麼？」玉蘊也問。

「看々她，我答道：「我回來正爲找她。」

「你大概收到了我的信？」林微笑着說：「不過信前天才發，就是快信你也未必接到吧。」

「我告訴他們我並沒接到那封信，那是被迫害着不得已的才回來的。」

「可是——」玉蘊遲々的說出來：「你來晚了。」

「我來晚了，」我說，緊接着問了一句：「難道她們又走了麼？」

「是啊。她又往北去了。」她這樣的問答：「究竟是哈爾濱還是新京連我都不清楚，這是我的一位同學

講給我的，她在一星期前遇見的芳慧，可是，她也不明確她們北行的目標和住所，你說這可怎麼辦呢？」

「我思索了一刻說：「那麼，讓我往北找她去。」

「這談何容易呢？」林繼續着勸我說：「第一她們沒有明確的住處，其次就連究竟是哈爾濱還是新京都

不明確，這怎麼可以冒昧前往呢？」

「不，」我說：「我在這一刻已經決定了。」

「你就是想去。」玉蘊看々林，這樣說：「在這裡就隔幾天也不晚。」

「這樣在林的家裡我住了一個星期，我一面尋覓着芳慧的舊住所，希望從那裡有所獲得，可是我白費了好些時光，什麼也沒有得到，在焦燥裡我終於離開林和玉蘊北上了。」

「從新京到哈爾濱，又從哈爾濱回到新京，我往返跋涉着，找尋着，結果一無所得，這時我身邊的幾個有限的錢也快光了，我從好的旅館搬到較次的旅館，更從較次的搬到下級的寓所，我摳節着金錢，在報端登着尋人的消息，我因為經濟的關係，只好隔一天登一次，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

「漸漸地貧困向我逼來了，我開始領略了生活的意境，一面也感到了錢這東西的可貴。」

「假如我還想在京裡就擱下去的話，一個糊口的職業在我是必需又必需的了。」

「不久我找到了一家文化機關的校對，已經合格了，準備採用了，但是却出來了問題。」

「你能够找到市內的舖保麼？」帶着近視鏡子的我的直接上司樣這的問我。

「不能，」我告訴他：「我覺得這種職業並不擔負金錢的責任，保證是沒有什麼必要的。」

「不能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他打着官話：「那麼你能不能在市內找出兩個合適的保證人呢？」

「我爲了就職的心切，胡亂的答應了。可是一切都是陌生的，議我上那去找兩個保證人呢？好在與我同寓的有兩個官廳的小職員，蒙他們答應了給我當保證人，我算找到了一個糊口的職業。」

『我往山鄉的父母去信問候了，目的是想弄幾個金錢，可是父親已經知道我是他大哥的逆子，不用說這時的鄉下沒有錢，就使有他也不敢寄來接濟我。還是母親和大哥沒有失去對我的關懷，背着父親給我寄來一筆錢，當我在長久的困苦中，突然接到不少金錢，我喜歡得幾乎哭了。』

『我仍然得不到芳慧，兩年的時光過去了，我的事却混得很好，我每天再也不需要做十點鐘的苦工了，工作一面減輕，薪俸一面增大，我從大學裡得來的，在這裡賣到了相當的價格，這期間我的長兄來看過我，他告訴我伯父已經失勢了，仍然滯留在北京過着沒落的生活，可是他仍然不能夠饒怒我對於他的冒犯，我覺得我此時已經有自立的力量，對於那個被我丟的家庭，就令他們仍然要我，我也不肯回去了。同時大哥並提到了我的婚姻，他主張我得趕快找一個對象組織家庭，他說廿六歲並不是一個太年青的年紀，可是像三小姐那樣的我都反對：上那去找結婚的對象呢？他又說假如我能够結婚就令家裡困難，他必盡力設法援助，一面又告訴我說家裡人都希望我最近能够回去一次看看他們……』

『我大哥走後，我想了想自己，我痛苦起來了，我問着自己：我爲誰把青春狂費了呢？我爲了芳慧，可是她知道麼？這種無可控訴的痛苦，我被它折磨了多久的時間呀！我丟却了痴情於我的三小姐，我放棄了我的家族：我看着別人都好像太陽系裡的大行星，它們都有固定的軌道，沿着不移的路綫永恆地，不息地前進，我呢，我如同一個無軌道的慧星，從這一個宇宙流走到那一個宇宙裡去，可是，究竟那一個宇宙是

感激之淚橫流。

『明天就趕快請醫生治罷。種這病不是玩的。蕭勁濤關懷頭切的囑教叫麗娟。心在恐惶鄭家男系子孫的中絕，如果中絕了，則麗娟的生活下去的燈也要同時隕滅。』

翌日蕭勁濤照常登廳，麗娟在午後三時來電話，說是鄭大海經他慨助的義舉，感動得昨夜安靜的熟睡晝夜。他還說他就是死掉，也會含笑瞑目了。這天清晨，她就爲他將滿赤病院會得到醫界最高榮譽的『博士』獎牌的遼西名醫請去診治，經過尤極良好。對於前者的消息，使他多思慮的心境又茫然莫釋了。

『鄭大海那個體真的也有靈魂嗎？幾許錢鈔，果然會使瀕死的重病者感動得安靜的熟睡竟夜？』他接到電話當時，只以爲是麗娟捏造的巧語。後來就思之餘，深信麗娟對自己，決不會謊言相待。但和前日的對於鄭大海的醜卑的陋體的印象感查對照，又開始懷疑這『熟睡晝夜』的報道的真實性來。

『不，這不是對於我的甚麼『義舉』感動得那樣竟夜熟睡呀。這是金錢的魅力使然的。倘無金錢，再有多大了不起的義舉，恐怕也不會使他這樣感動的。』他苦惱於解答這個使他茫然的報道，他深加思索，仍無所得。

『金錢有起死回生的魅力的。啊！那不滿三十歲的青年，雖嘗盡人間的酸辛和苦辣，並靡享受到人間的

安樂和幸福。正因如此，他仍在徜徉於人生的大道，企圖最小限度的安樂與幸福，報酬他三十年來受盡酸辛苦辣的創傷。他那貪生的眼瞳，不是正在說明着他心深處的獨語嗎？是的。他爲了滿足人類共有的想執拗的活下去的本能。他纔怕死呢』若有所得的樣子，蕭勁濤心情安適些，他會釋了這隱瞞着的生之秘密。他情急的期待下班的鈴聲，他想下班後，立即坐馬車到麗娟的家，看看鄭大海這是身病而又是心病的『秘病。』

車夫揚鞭策馬。壹輛輕巧的馬車，滑駛在瀝青的柏油路上，迫近黃昏的陽春的晚風，流蕩在杏花怒放的濃香的氣壓裡。撲鼻的清冽的芬芳味，使放浪在新興都市的蕩子戀眷起南國海濱的紅櫻。蕭勁濤不是詩人，這時却也被激昂起紫色的鄉愁。他想：故園籬外那五株梨樹，現在正是萬樹皆花，白瓣翩翩，雨後落英繽紛的情節，猶爲誘人思歸。但這些不關痛癢的詩人墨客的追憶，在他的情緒界不無漠然之感，他只壹心想見到鄭大海，探聽他熟睡終夜的所以然。他心裡還在自慰：唐校長的二十圓會錢，果然未曾爽約，如數送來，昨晚佯作醉態的譚家駿，也奇蹟的打發聽差繳到，人與人之間，委實有股互助的美德無聲息的交流着。把這四十也交給麗娟，給九死的鄭大海救活，的確是壹件暢快自適的稱心事。

斜陽掛滿的蒼灰的城門，吞嚥了這輛輕盈的馬車。

初夏的靜夜隣家誰在彈着三弦琴，琴聲悠揚隨和着歌唱的是個女人的莎啞嗓。唱的是古調的『茉莉花』，

和譜的飄揚在柳絮漫舞的夜空，給與人壹種莫名的幽怨。

蕭勁濤翻來覆去，越發睡不着。他無止境的太息着。

『愁甚麼蕭爺，甚麼事愁也愁不完，不有那麼句話嗎，』時候壹到，萬事化歸了。』有天大小難心事，到了時候，也要了結化淨的。別長吁短嘆的呀……』校役的老金操着掖縣口韻，勸阻躺在陰濕無窓的宿舍的校舖上的蕭勁濤，壹壁在抽旱煙。燈火燦々，屋壁暗澹。蟋蟀鳴在牆外，吱吱的。蕭勁濤苦思焦慮的神色，橫溢面表。

『咳！老金，明個不就是五月末嗎？二十圓會錢，先說得拿出來，會錢和看牌押寶壹樣，是不許虧欠的呀。』蕭勁濤撓着頭皮，這回可靡有誰爲他搭救或獻策了。

『二十圓錢還主於愁倒一個漢子，不忙，別上火。』忠心耿耿的老金拿軟心話慰藉着他，挺有把握的。『寡說不忙，火上房子還不着急嗎？朋友的俠義，說千道萬，不能失掉。我是會頭呀。這可不是鬧着玩。』

『已經湊幅多少啦。』老金若講談俠義，是不甘落後的。

『拿甚麼湊幅，這月領幾個錢，扣食堂飯還不够呢。搗擡烏門，點當還糜東西，到夏天啦，我還是這套破爛冬服。老親新朋，糜我借不到的。』也許這倒是實話。

老金被這難題整住，再也不放聲，吧噠吧噠抽旱煙。

『怎樣，老金，這月响錢不是發下來啦嗎？麼多還有少。搗借幾圓當股本，我到賭錢場圍圍看。』蕭勁濤躬腰坐起。

『我這月也麼大意思，共總領不到三十塊，伙食費就是壹多半加上人情份子，抽煙洗澡剪頭，壹要歡就他媽吊蛋精光。』老金背着燈影坐在板舖上說，不知他這時的顏色怎樣。

『人哪有見死不救的，我這還剩四圓錢，留當零化，你不嫌惡少，就拿去幹。』老金打他褥子底下把那四張壹圓國幣拿出來遞給蕭勁濤，這紙幣被揉搓得字跡模糊，破爛不堪。顯然是劇烈的流動在下級社會底層裡，起伏隱現着。

蕭勁濤歡悅的接過錢，數了數，揣在西服的胸兜裡：

『這是救命錢哪。老金，賭贏啦多賞你利息。』說完，他感激的用眼瞼洩漏對於老金的謝忱，他帶上那頂退色的帽子。

『好罷。老金你跟家看門，我就去。』彼此的心與心之間，交流着溫暖的友情的波濤。

出了慈育私立國民學校的校門，沿着並排的曲柳南進。到過橫道那兒，他眺望到了潤別已久的，輝煌的驛頭的月臺上的明燈，還有隱現着的紅綠的燈，橙黃的燈，灰紫的燈，交相輝映，光艷發發。這正是在指

明予他以明朝平坦的人生大道的路燈，他却偏要從黑暗的角落來，又逃竄到黑暗的角落去，捨掉康壯的大路，挺身羊腸蜀道，譽之爲他的乖僻固可，偶壹不慎，巔覆脫軌的險事，就要層出無窮了。

他走盡陋街與細巷，街巷上交織交光明與闇黑，走得連他都感到疲乏了。這疲乏不是發自他的肉身，而是發自他受盡創傷的靈魂。

摸索到常設賭場的同僚張國棟的寓所，他的後背已微覺浸透出黏汗。擦出他之所料，壹盞不够十瓦特的電燈弱燄下，五個腦袋聚攏在壹起，由上面鳥瞰，恰像壹朵梅花瓣。

『喲！老蕭倒底來囉，人嘴真靈，剛纔還唸道你咧，知道你要來嗎，壓呀。』莊家是趙蘊哲，興奮的眼瞳賊亮，不自然的笑著打招呼，必是推的不痛快，張國棟坐初門，天門是警察署的傭人趙守家，賭場都管他叫趙匡胤。是個輸打贏要的橙子。宋英韜坐在末門，還有個專愛揭牌的福社課的陳紹夷，也跟宋英韜壓末門，今天必是末門興勁大嘔。壹張方棹，讓他們五個賭徒圍得水洩不通。

『來罷老蕭，我把初門讓給你，我他媽輸光桿啦個庇。』張國棟驕身站起，讓蕭勁濤坐下。

『初門是喪門，你坐下罷，有多少錢也得填進坑裡去。趙守家必是也糟場啦幾個錢，紅脖子漲臉的搭訕着

『天門纔是喪門咧。』蕭勁濤報復似的咀咒着，隨後，就坐在初門那把折椅上，掏出那四張無異第二生

命的紙幣。

『老蕭來啦。咱這局壹半時散不了，贏啦的大贏贏，輸啦的往回撈。幹！』莊家的趙蘊哲便是想撈的手。

『可別他媽海底撈月，越撈越深，老趙有錢賠呀。磨錢賠快下臺，倒給別位妙手。』蕭勁濤在賭場一向是好打好鬧。

『賠起你咧，看戲別看頭半晌，頭兩把輪幾拾麼啥。』趙蘊哲逞強的不想下莊，壹壁在那碼牌。

『都坐好啦另掉骰。』壓末門的宋英韜提議。

挽着袖頭的趙蘊哲抓起那三隻小巧玲瓏的骰子，巨掌在虛空裡耍歡，三隻色登時落到掉面的駱駝絨毯上，十二隻眼睛又跟着落到三隻骰上，一隻是三個黑點斜列着，另一隻還是三個黑點斜列着，蹦在碼好了的牌九眼前的一隻則是方形的四個紅點。十二隻眼睛看清楚，後就擦拳磨掌，等摸標好牌。

『四到底，二牌自己。』趙蘊哲把開好門的頭四扇輕巧爽利的送給宋英韜，二牌空着不拿，三牌四牌各遞給初門天門，看別人啓牙裂嘴的要揭牌啦，他纔拖回那四扇。

『看看甚麼面子。露啊。』宋英韜也磨揭牌，拿指尖的末神經津津有味的數摸牌面的窪點，壹壁腦裡在策定作戰計劃，人家的牌不露，他總是踟躕。

『老蕭，初門起頭撩牌。』蕭勁濤心神沮喪的撩下頭兩扇『借他媽鷄巴打鼓——壹個點。』他憤恨地。

『揭開這兩扇。』頭兩扇天門配啦個二板靠長三，末門算不錯，天配地，四個點，莊家地八，全吃。趙蘊哲心裡纔有啱底，敏捷的拾掇了前八張，他先將後兩扇得意的揭示在壹串銀幣前，是一對虎頭。別人如何也就不用看啦。

『全吃。』趙蘊哲當了壹晚上莊，吃通的遭數還算初次。

蕭勁濤那壹圓國幣，飛到趙蘊哲的布兜裡。

『莊家全殺。哼！老蕭半道壹來，紅運帶給莊家啦。』

『這回多壓。』宋英韜頗不服勁，果然，他壓了五圓一張。

第二把趙蘊哲又以八點全吃。蕭勁濤剩壹圓錢了。

當趙蘊哲把三十二棵化學品的光滑美麗的牌九在棹上打磨旋洗的時候，只壹瞬間又輸了四圓錢的趙守家，更是火上加油，惡質的眼腫蕩着蛇光，傲幹的罵天罵地。

『老陳，你今晚手興呀，淨揭好點，面子事，借十圓。』蕭勁濤把那僅有的壹圓也輸盡之後，猶疑良久，纔對友交不太諳熟的黃淨臉的陳紹夷伸手借錢。

『就拿這幾個屌錢還來壓牌九？』張國棟繃着眉做個鬼臉諷刺蕭勁濤。

『這幾個還是現跟人借的呢。』

『老蕭多儂都窮，磨錢可愛賭。』

『養漢的跨子，賭錢的抓子。簡直磨治。』蕭勁濤辯駁。

『明天若不用還會錢，何至於這樣糟糕？』蕭勁濤道破心深處的隱痛。扒會錢倘可不還的話。那大海垂危中被搭救了性命這椿義舉，縱然不知內情者流歸功於他，他暗中不知要怎樣苛受良心的譴責，坐臥不寧，夢寐難安了。他總想：假借他人的財勢，估名釣譽，這種自欺欺人的卑舉，決非男兒所當爲。既是手拿寥寥無幾的金錢救助苦難者，也要打自己的錢囊出。錢囊如洗時，則寧肯用自己的血肉換來這筆錢救助，心神纔能優遊自適，怡然自樂。

『我也磨贏多少呀。』陳紹夷滿心不悅。

賭徒在乎手與時節，是最忌諱有人管他搗借。

『磨錢不幹，倒給有的，多寒蠢？』趙守家吐着毒涎。

『我管你借啦怎的？』蕭勁濤答上腔。氣憤不可遏止的。

『你個倒靈蛋的嘴真損，我一上場你就說我坐喪門，我怎能不輸？』

『那怨誰？怨你命不濟，生來的窮骨頭。』趙守家毫不示弱的挑戰，這油頭粉面的年輕人嘴裡倒倔強。

『我揀你個雜種。』蕭勁濤頓時覺得腦袋鉛沈，心臟悸動得厲害，眼前壹碼昏黑，他抓起壹個畫個獅子

的茶碗。

『吹牛屁罷。你敢打我趙守家？我挨誰搥過？』

張國棟深怕鬪歐成爲事實，極力兩下排解，說和。宋英韜和趙蘊哲心裡憤雖恨趙守家的無理蠻橫，這時袖手，他們搏鬪起來，歸齊恐怕都要受連累，所以都異口同音的勸阻兩造熄氣打散另幹，趙守家頗覺無趣，逕自默然退場。

當蕭勁濤爲了贏錢還會憤心切，低首下心，終於由陳紹夷手借出國幣十圓，自願當莊家，開始推了有半點鐘，窗外壹陣踉蹌的聲音，使他們驚愕的側耳傾聽，剎那間，門開處，警官兩名，映現在他們的視野。壹根麻繩，倒背手縛了五名賭徒，走向冷靜的街衢。

蕭勁濤囚居在警察的拘留裡只僅三天，便被移交法院的監獄，這內中的腥臭閣澹的情節，一如曾經幾次嘗受過鐵窗風味的囊昔無異。張國棟等以幸係初犯，各罰金五十圓了事，到鐵路局，假藉感冒傷寒，補寫三天假條，也就算倖免了撤差的危運，惟有蕭勁濤，在這兒的區法院的前科名簿上，倒記載着他會以賭博有過被罰金百圓的前科，法官不慌不忙的在審判廳的正面的高臺上，朗讀對於蕭勁濤的判決狀，銘記在蕭勁濤那健忘的腦裡的是最末壹節：『……：茲依刑法第二十一章第百九十條之『但書』處該員徒刑三個

月……」他知道是被視爲『常習者』了。

迭遭不遇，身入囹圄的蕭勁濤，在這個教誨鞭策人類走向正常的大路的修養的道場裡，這次却略與往昔不同，雖然不無甚麼『籠中鳥，有翅難展……』之感慨係之，對於前途，頗不似從前那樣以詩人或夢想家的情緒，裝飾並非『了不起』的前段路，同時對於這裡頭給與他的肉身的枷鎖和慘痛，他並靡感到如何的苦辣難忍，他想：反正人生一如演劇，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哪壹節目都需要人們來扮演的，第一使他滿意的是貪既得飽。睡又得足，季節在初夏，這裡又不用甚麼被褥衣物之類，出獄後，生活未必能這樣安適而寡慮。然而二百會錢，壹文的籌劃都無從籌劃，便遭此不幸，捫心自問，他殊覺赧顏而戰慄，猶其使他心神不寧的是麗娟姊弟的生活相和鄭大海的宿痾……

濃綠欲滴的海洋風飄蕩着的錦州的酷夏，是很容易過去的。季節若屈指數起來，千載如壹瞬，窮苦或迭落在黑暗的溝壑裡的生活，却覺得度日如年，這悠遠無止境的壹串串的日子該怎樣打發呀？

鄭大海自從得到蕭勁濤坐獄的惡耗，將有些起色的肺疾又轉安爲危了。滿赤名醫即便有回春的妙手，所治療和被治療的是肉身而不是魂靈。能治好他的身病而治不愈他的心病。這該蘊藏着幾何人生的『裡道』的妙味呀。

麗娟看到弟弟鄭大海經醫師診療的結果，病勢漸次減退，濃痰常吐，總已不帶血了，氣色由乾黃微微變

成紅潤，靠近三十的獨身漢，顏色會細嫩壹些，不能不稱此爲奇特罷，食慾也漸形增進，熱度除了接近黃昏時分外，殆能保持住常溫，脈博的速度無異常人，血管的蹦蹦只是微弱一些。和樂的日子倒容易流逝，仰仗蕭勁濤這位奇男的慨助，陪伴着弟弟的病榻生活的這壹個月，悠然在她熱烈的盛燃着希冀的興奮中過去了。她幻想着無異自己的精血的弟弟，這有着可以自詡的悠久百遠的家族史的鄭家唯一的苗裔的弟弟的體軀，若果由於蕭勁濤的義舉和自己日夜勞瘁看護所賜，而真的肥壯健康起來，無拘是另到埠頭槓貨，到鄉鎮就農，縱然他受到生活的折磨鞭撻到萬分，她的衷心也覺得有餘慰了。她雖不在奢想甚麼巾幗英雄，把多年的宿願，無遺恨的克遂了，由於自己這樣操着神女生涯的被人唾棄不置的女人的手，救活了一代家族史的中繼者，俾使這中繼者不再受盡病魔的糾纏，挺身而立，拔步而起，把受到祖父的血流的洗禮，永遠遺傳給子孫以這血流，完遂生殖繁榮的本能和不使人間的種族中熄滅了『鄭家』的子嗣，能果此熱望，她倒以爲是平凡的人，做了壹件不平凡的事了。但她倒不以爲是甚麼煞有介事的『傑作』她覺得這和『傑作』還有相當的距離。

天下事，亘古迄今，就靡有都遂人願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當亦不能例外。這是幾千百年的歷史演繹出來的雖平凡但却是牢不可破的『常識』。蕭勁濤犯賭入獄，在蕭勁濤個人想，固屬是『古亦有之』不足驚奇。傳到麗娟的耳裡，倒像個世俗所喻的『晴天霹靂』。她驚愕得手足無措。壹盞路燈熄滅

了，闇夜的航程，風狂雨暴，她這失恃的孤雛，當怎樣邁步去往無底的未來去呢？她像誰剝掉她的兩眼，意識界頓時暗澹誌愴下去，壹場暴哭是她的恒舉。照經驗談，遇到心神不快，難題迫近時，往往會因為痛哭解除了剎那的煩惱，這場慘遭，却不同慣例，哭瞎眼睛，內心的慘痛也不會減退若許。

及至她萬無可忍，將這噩耗告訴了鄭大海，這素日有着無異冷血動物似的性格的鄭大海，也如聽到爆炸般，一咕嚕爬起來，握緊拳頭，睜大了凹陷的眼睛，兀自憤悶不置，憤悶之餘，奪眶奔流的是男兒的熱淚……

氣惱，憂悒，無法分析的鬱莽的情緒，把這三期肺病患者的身心，糾磨得日見憔悴。日見衰微。儼如秋蟲秋草。

『大海，你睡罷，熱水在頭上攔的，我就回來。』麗娟換上那件唯有的油污而多縐紋的印度綢長衫，失掉青春的鮮艷的圓臉抹上壹層的粉脂，劃的細眉和擦口紅的嘴唇，宛如街坊賣藝者玩耍的傀儡的彩顏，她看到隣家燈火又煌煌了。她只吃了壹頓飯的肚子還在咕嚕咕嚕緊響。若只有她自己，成爲餓殍亦不足惜。病篤的弟弟，糜錢治療，就屬天大的罪孽。再讓他也受到飢餓。當姊姊的她是該愧死的。她思慮至此，堅決的無法恪遵蕭勁壽的勸箴，終於對她弟弟輕聲囑咐着，邁步走出外屋。

『姐姐，你，你哪兒去？』昏睡矇矓的鄭大海啓開那如昏井的枯眼睛，翹望着麗娟的身影，麗娟就又走回來。

『往哪去？大海，你不問罷。』麗娟壹任珠淚橫溢。

『姐姐，你不要去，蕭大哥不是不讓你再去出做那種事了嗎？』鄭大海情急的詰問着，壹壁在呻吟。

『咳！弟弟！誰有粉不願往臉上擦，偕們不是爲了生活嗎？』灼熱的淚滴掉在鄭大海的瘦臂上。

『爲生活？』鄭大海這纔閉上眼，佯擗樣屈服了。

打閉着的眼皮穿出沸騰的淚水，衝過橫鼻樑，浸濕了枕頭。

『大海，你有病，別哭傷了身體，只要你能好，我再遭比這更重的罪，也甘心。等蕭大哥出來以後，我就不用做這種下賤職業了。現下不做能行嗎？前天當耳墜子換來的小米子已吃光啦，不治病我都心痛呢，怎能餓着你……』麗娟娓娓的道破橫在狹隘的心裡的難題，心如針刺的般……

『好罷。你去罷！』餘韻散漫在屋空四壁的室內。這尾聲該含蓄多少鬱憤悲慘，悽愴，哀怨呢。

人間的悲劇，統被鄭家姊弟二人扮演無餘了。

麗娟輕輕把鄭大海的皮包骨頭的瘦胳膊，屈進黏糊糊的被絮裡，逕自走出屋，迎面打來的是連綿淫雨。

蘇廣城下班歸來，心地煩燥異常，本來就黃瘦貧血的顏色，受這場累贅後，愈形枯槁蒼灰了。人在懊惱悲戚的時節，表情上永恆的要隨帶着陰霾的灰影，年齡也會被不知底細的人猜測錯誤，這位僕僕宦海，漂流異地的小吏，順境時少，逆境時多。班上，有勞形的案牘，有嚴重監視言行的上峯。家裡，因為夫妻感情不合吵嘴搏鬪是常有的事兒，兼之物價昂騰，薪水既少，人情份子偏外多，拿到家裡的錢，往往寥寥無幾，以此買柴米，嘗感不豐，現實生活既然威脅着他，與他以動搖扭轉的逼迫，對於振肅官紀壹途，就自然有些不無遺恨之點了。例如他以執掌市內所有的初等教育機關人事權為有機可乘，加上腐朽的社會劣根性未除，操神聖職業的教員們，每到他的私宅拜謁，臨行時都要以『此雖為虛禮，在過渡期，壹時無法廢止。』為口實，嘴裡說着堂皇其詞之後，必以賞炊婦的名目擲下五圓或十圓國幣不等，他也就稍事辭却，收下當生活費了事。每當招考教員，類似受賄的情節屢見事實，市內的地方新聞，對於蘇廣城這種劣舉，曾經痛烈的攻訐抨擊過，然而新聞記者寡會單純的去揭穿壹個人的私德，靡有『建設的』改革社會的陋習的意圖時，則這攻訐只止於攻訐壹個人而已……最令同僚矚目侮視的是當他初轉到這兒的翌年春節的哄動壹時的滑天下大稽的笑話，到親友應第拜年賀節，這古禮不知相沿幾千百載，僅止於拜年賀節，倒無廢止之可倡。借這機會，親友有子女時，假為這子女『買糖吃』的甜名。靡有呢，借賞聽差侍僕為詞，臨去時都要下十圓八圓。下級職員，將年間所得，統化消在這筆重債上的是屢有所聞的。蘇廣城年輕時放浪不留

在街柳巷，磨也玩不到的，和妻結婚，雖已十有六載，總還靡養過甚麼，不外是他尋花問柳的餘蔭所致罷。他的家庭既靡孩子，以經濟所迫，又非雇傭聽差或奴僕之類同身分，這樣寡有出項，而無進項，是壹筆不算小的虧，他慳吝成性，生活再不豐足，就異想天開，由隣家租壹女兒，聲稱是他的姑娘，只春節那壹天，就收到賀禮百餘圓，扣除租金和到比他官大的上峯家所耗費的錢款，還剩五六十圓，在官場中，這一段軼事，曾經名噪壹時，廣開遐邇。

蘇廣城縱然被同僚這樣侮視直至邇今，他對於生活的意識却也未會改掉，他常想：理想和現實生活差得太懸殊了。誰都願意把自我建築在至真至善至美的溶合體上，淨化了。不被世俗的凡瑣勞神，構思壹些光朗華麗的境界，現實却偏要這樣醜惡污穢。人到不惑的三十，年輕時的幻夢該破碎為泡影了。何況他已年愈四十，他不再有甚麼『形而上』的妄想了。有的只是『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越苦，對於現實越感到恐怖，現實像毒蛇，像猛獸，像鋒銳的利刃……

他斜倚在炕上看『曾文正公家書集』。聽見妻在外屋廚房跟人說話，門推處，鐵路局的和自己性格和人生觀雷同，每逢談起人生，很能投機，平素互相敬慕的宋英韜來了，嘴植着煙捲。

幾許寒暄之後，宋英韜擠着熬過夜的眼睛。

『蘇爺：第二期『扒會』就在明天啦，錢可預備啦。』

『別提啦，我算讓蕭勁濤騙苦啦，再呀，當保證八這種事兒，叫我祖宗我也不幹。』蘇廣城壹壁爲他倒煖瓶裡的水，兩人坐在壹張方棹兩側，棹上盡是茶壺茶碗之類。

『人不死，債是不會爛的，蕭爺不是你們的親戚麼？他再住兩個月就出來啦，這輩還不上，下輩子變老驢老馬，也得脫生到你們家還債。』這位『現實派』的關士也會說到『非現實』上。

蕭勁濤入獄翌日，該扒查次會，他既不能履行前約，當然這時唯有保證人是問咧。蘇廣城這慳吝成性的微吏，遇到此時，想刁猴逃避是萬辦不到，市公署的同寅還差勁，鐵路局的會友都是新交。唯有新交纔得講信用俠義之類咧。實逼無耐，只好代替會頭『扒會』，把餘下八個人傳遞過來的紙條揭曉查看，何陶然寫的月利最多，帶紅格的信紙上以濃黑的墨跡寫着『八角』兩字，再靡有過其右的了。除掉這等被蹂躪於錢鏹的弱小者外，十圓錢月賦八角的高利，委實不算寡額，別人只照十八圓四繳付，蘇廣城除掉拿自己應拿的金額外，還得替蕭勁濤甘脆的出金二十，這在既有煙累，鬧行交易，物價又極昂貴的環境想，家庭經濟要立即現出破綻。

不知覺間，壹個月過去了，白天則南風揚着熱砂飛騰，晚間西天閃着火蛇，暴雨連綿的壹個月，煙水般的流逝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蕭勁濤出來可不得還錢怎的。』蘇廣城心裡琢磨：『他若有錢，還不至於請會呢。』

子，也不過是一轉眼的工夫而已。你知道嗎？在世間有一種叫作象的大動物。

甲 象？象是什麼。

乙 象就是象。不瞞你說，我也沒有看見過。不過確實有這麼種大動物。據說它得在寂寞和黑暗裏挨過八十年，纔能走到光明裏去。還有一種叫作浮塵子的小玩藝兒。

甲 浮塵子是甚麼玩藝兒？

乙 別人說話的時候，不許插嘴！浮塵子是什麼也沒關係，你我雖然沒有見過，該有的玩藝兒總是要有的。據說浮塵子又和象大不相同，它只在寂寞和黑暗裏挨一瞬間，就可以走進光明裏去了。可是象能活幾百年，浮塵子早晨走進光明裏，晚上就要死掉。呵，一切都是神旨。

甲 我們呢？

乙 我們要活六十年至七十年，所以不長不短得挨過十個月。這也無非是神旨而已。

甲 你開口閉口直說神旨，神旨究竟是什麼意思。

乙 你這傢伙真愚得夠瞧！連神旨都不懂？神旨就是神的意旨。這樣說來，你也許還不懂。換言之，也就是支配着天地間一切的至高至大的意旨。在世間有一個種族叫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會稱這至高至大的意旨叫作宇宙意志。我們有現在，也有將來，要活起來，又要死下去，都是被這神旨支配着的。

甲 真有這麼大的力量嗎？

乙 糊塗到家了。你現在就受着神旨的支配。在宇宙的每個可見或不可見的地方，都有這力量。信不信由你，唉，真是對牛彈琴！

甲 甚麼？對牛彈……。

乙 不要亂問！

甲 好！那麼神旨將要使我們怎樣呢？

乙 使你怎樣？真糊塗死了。神旨第一要使你一天天地長大起來，使你由這寂寞和黑暗走到光明裏去。

甲 走進光明以後呢？

乙 要使你嚐盡人間的苦辣酸甜喜怒哀樂，最後還要使你死。總而言之，要使你成個人到世間去走一番。

甲 人？人是什麼？

乙 人都不懂？真愚得可怕。人就是造物創造出來的動物的一種，我們都是要去當這種動物的。人這種動物先匍匐而行，其後就直立起來，生性很聰明，又很性急，好打架。卻捨不得命，有點名譽心，又有點利己慾，兩個人在一起常發生慚愧或羞恥的感情，而獨自個兒的時候，又鼓高了鼻樑自傲自矜，嘴饞，

沒有趣也沒有辦法，因為我們都是要降生為這種古怪的動物的。

甲 真無聊極了。為什麼要生那麼沒有出息的動物呢？你剛纔講神旨，曾經提到神。我們不可以也生為神嗎？

乙 沒有出息？人這種動物根本就沒有出息，這有什麼辦法呢？可是也不要完全失望，人還能努力，去努力去作些什麼，讓自己以及自己的周圍好起來，一直到死還不善罷甘休。所以生為人也有好事情。你說你願意作神？好！這倒不是你的妄想。不過不幸得很，人是不能生下來就成為神的。他得努力，一步步地由人昇為神。人這種動物是帶着獸性生到世上，在人性裏養大起來，到神性裏去完成自己的。

甲 無論你怎麼說，我總覺得不太有趣。多麻煩！我們為什麼偏要去作人呢？

乙 你偏要不作人也是辦不到的。好了，不要灰心！灰心當不了什麼。神旨最公平，也最真實，我們慢慢地等着，一定會遇到好事。

(一個月之後)

乙 還那麼灰心嗎？

誕生以前

甲 前些日子聽你講過那番話，心裏總算舒展一些了。

乙 那很好。你的身體也長得很大了。不過還模模糊糊的，離題太遠。

甲 怎麼離題太遠？

乙 離題太遠這句話的奧妙處，說給你也許更要糊塗。暫且告訴你一個副題，就是你這個樣子還不知道是男是女。

甲 甚麼叫作「是男是女」？

乙 果然不出意料之外，你不懂得什麼叫作男人什麼叫作女人！

甲 什麼是「什麼叫作男人什麼叫作女人」？

乙 糟糕糟糕！你不知道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倒無妨，怎麼連我的話也聽不懂？我告訴：按着種種方法，可以將人分作許多部類，可是最大的部類，就是男人和女人。所以我們或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是必須要生爲其中的一種的。

甲 怎麼？人必得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嗎？難道不能既不生爲男人，也不生爲女人？

乙 辦不到，只有你這糊塗蟲纔那麼想，世間倒有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可是這種人多是殘廢人，神旨偶爾也作錯事，不過在世間這種人是不太多的。

甲 那麼我們是生爲男人好呢？還是生爲女人好呢？

乙 不是生爲男人好或女人好的問題。是神旨能讓我們生作那種人的問題。

甲 神旨究竟要讓我們生作那種人呢？

乙 這倒不太曉得，所以我纔說你還模模糊糊，離題太遠。

甲 那麼生作那種人幸福呢？

乙 若非身臨其境，幸不幸是無從知道的。不過若按現況來說，生爲男人似乎比較能幸福些。不過爲兌換這幸福，痛苦也不少，只是兌換幸福的範圍總比女人寬些而已。這是人類多年以來的慣例，神旨也該引咎自責。有些妄信空理的人，要把女人和男人弄得一樣，歸終連他自己也不幸起來了。不過男人幸福只是普通的現象，有時也有比男人還幸福的女人。譬如我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

甲 我們的母親是誰？

乙 糟糕！我們現在不是就在母親的腹內嗎？

甲 請你原諒我，我太沒有這種偉大的卓見。那麼我們的母親是男人還是女人？

乙 糟糕到你這程度，簡直是不可救藥了！凡是母親，都必須是女人，個中的緣由，等將來再告訴你。

甲 呵，我明白了。那麼我們的父親一定是男人無疑了。

乙 對了。你的糊塗還能有救。的確，我們的母親就是個幸福的女人，可是父親則不然，雖然不是非常不幸，卻沒有母親幸福。

甲 那麼我希望生爲像母親那樣的女人。

乙 這可不能強求，希望生爲女人，或許神旨偏要你去作男人。並且縱即生爲女人，也未必都能像母親那樣幸福。

甲 那麼男人和女人在世間究竟發生着什麼關係呢？

乙 發生着什麼關係？說來真難一言道盡。總而言之，在世間，男人和女人的必須要相愛。相愛是神旨給人添的最大的麻煩事，同時也是最大的福氣。人在世間，勿論貧富強弱，都能享受這福氣，所以人纔能幸福，世界纔能永遠。

甲 你說得有欠清楚，請你再說得明瞭一點。

乙 和你說話，簡直是徒費口舌。人這種動物有一種奇妙的性質，就是他愛人，並且還要被愛。愛的種類很多，有人愛一條溪流一座高山，有人愛鑲滿珠寶的椅子，有人愛一串惡臭的銅錢……可是這些愛都會因時因地忽有忽無；所以爲了追求較爲求遠一些的愛，他就愛人，愛生下自己來的人，愛自己生下來的人，愛要愛自己的人，愛自己要愛的人，在這個人與人之間的愛裏，就有男女之愛。人是都要享受男

女的愛的。世間有兩個奇特的種族，叫作僧侶和獨身主義者，他們不怕人類滅亡，是不大想享受這種男女的愛的，好在神旨很寬大，不大責難他們，他們雖然對於人類的滅亡漠不關心，而人類自身卻也能繁榮下去。總之，男女是要相愛的。

甲 怎樣相愛呢？

乙 神旨給人類降下了許多喜悅和悲哀，來平分這喜悅和悲哀，就是男女的愛的真諦。譬如這裏有一朵鮮麗芬芳的花朵……。

甲 花朵是什麼？

乙 不要多嘴。這花朵給人獻出無限的喜悅來，這時，如果只有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來賞這花朵，就要覺到寂寞。所以要兩個人來平分這喜悅，由這樣平分喜悅，而看出人類的永遠和不滅來。但是在喜悅的背面也有悲哀，譬如這裏有一場惡病，不幸長在了一個男人或女人的身上，非常悲哀。這時，如果只有那長病的男人或女人獨自嚙受這悲哀，人生就有些不憫了。於是就有另一個相愛的男人或女人走來，衷心安慰病人，侍候病人，雖然不是把病分到自己的肉體上來，卻給病人減輕了悲哀，由這樣平分悲哀，也可以看出人類的永遠和不滅來。男女的愛就是這永遠和不滅。

甲 此外，男女的愛再沒有別的味道了。

乙 有。也有虛偽賤邪的男女的愛。譬如，貪求一夕的快樂之類，就是這種愛。這種愛只能招來事後的疲憊和懊悔，只能將人類引至剎那和破滅的罪惡裏去，是不能稱作真正的男女的愛的。

甲 如此說來，生爲男人或生爲女人；只若能愛人而被愛，都是可以幸福的了。

乙 當然。

甲 那麼，我是希望生爲男人好呢，還是希望生爲女人好呢？

乙 真糊塗，沒有告訴你嗎？生爲那種人，是要由神旨來決定的。

（兩個月之後）

甲 喂！近來怎麼樣？

乙 還算很好。不過因爲身體長得太快，時常感到饑餓。

甲 我倒不覺得饑餓什麼的，只是全身感到虛空和無力，精神有些發慌。

乙 那就是饑餓。我們忍不住地長大起來，難免就有這種感情。若是連饑餓都覺不出來的時候，生命是要危險的。

甲 呵！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件新聞，據說我們的父親和母親很窮。雖然不至於吃不到飯感到饑餓，可是景況總似乎不太好。

乙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甲 怎麼會不知道！昨天我們不是覺得周圍有些顛簸不穩嗎？據說那是母親坐着車，把衣裳送到一家舖子裏換錢去了。

乙 是的。那叫作當舖。昨天，母親的確出去當過號。

甲 母親爲什麼去當舖呢？

乙 因爲我們的父親當小學教師，賺錢不多；前天，我們的哥哥突然生了病，沒有錢請醫生，所以去當了號，弄出錢來好給我們哥哥治病。

甲 怎麼？我們還有一個哥哥？

乙 是的。他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不過只是身體有些軟弱。

甲 父親和母親既然很窮，同時還有這麼一個好長病的哥哥，我們生下去，大概是很不幸的罷。

乙 當然，有些地方比起生在富裕人家，是要不幸的。不過窮也未必不幸，就像富也未必幸福一樣。

甲 我們生下去就要不幸，真有些不敢想將來的事情了。

乙 那沒有辦法，神旨讓我們生在這樣一個窮人家，我們是只好生下去的。生下去之後，只若我們還肯努力去追求幸福，大概還能幸福起來。

甲 無論怎樣說，想到生下之後就要不幸，總有點駭怕。

乙 駭怕也沒有辦法，該不幸也是得不幸的。好在人這種東西非常奇怪，往往神旨也有些慚愧無顏，本當不幸的人，卻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幸福起來。同時，也有一種人，神旨給他從天上降下了無邊的幸福，而他自己弄得一塌糊塗，反而不幸起來。這完全在乎人有沒有追求幸福的真實和熱情。

甲 照你這樣說，只要有追求幸福的真實和熱情就能幸福嗎？

乙 有時倒也未必。世間有許多全身是真實和熱情的人，睜着血眼追求幸福，歸終還落得缺衣少食；像這樣真正不幸的人也是有的。不過神旨對於用真實和熱情追求幸福的人，大概都不忍辜負他的苦心，總要降給他一點幸福。這幸福的總量雖然未必使他滿意，可是能相信這幸福，珍惜這幸福，回頭再看看那些無論怎樣努力還是不幸的人，就得認為自己是得到了幸福的報酬。在世間，幸福往往就是自己的影子。瘦人有纖細影子，胖人有肥大的影子。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影子，而在天候陰霾的日子，或暗無光亮的地方，這影子就要淡薄或完全消滅下去。人生六十年，有故意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也有不知不覺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還有迫不得已走進這種日子或地方的人，一走進去就要不幸。

甲 這只是不幸的人自己寬慰自己的話，無論怎樣說，我也不願意不幸。

乙 世間上豈有願意不幸的饒子？唯其因為有幸福，有對求幸福的追求，人纔想活下去，人活下去，世界纔不致於滅亡。不要預料自己真會不幸！預料自己真會不幸，就等於預料人真會活不下去，也等於預料世界真會滅亡。神旨一定讓人活下去的，同時也一定不讓世界滅亡。

甲 這樣說來，我怎麼辦呢？

乙 第一，要坐下去，要活下去。第二，要用真實和熱情追求幸福，要相信自己真會幸福。第三，要預料到在時候陰霾的日子以後會有響晴的天氣，要預料到暗無光亮的地方前面會有矚眼的天地。

甲 這樣還是不幸的話呢？

乙 一切對於不幸的預料都是有罪的。

(三個月之後)

乙 你知道今天我們曾經到什麼地方去過？

甲 不知道。

乙 我們到公園去了，哥哥病了一個多月，昨天纔完全恢復過來，今天母親要領哥哥去到公園散步去了。

甲 母親似乎很愛哥哥呢。

乙 不要嫉妒。我們生下去以後，她也會愛我們。母親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的面孔長得很美麗，她的心也和面孔一樣美麗。我們能有這樣一位母親，真是天大的福氣。

甲 據我看來，母親似乎很苦。在哥哥長病的期間，幾乎每夜都不會睡得熟，而且清晨還得早早地起來打付父親上班，接着就收拾屋子，洗衣服，到街上買菜，給哥哥煎藥……這樣終日勞苦不已，怎樣還過活得那麼高興呢？

乙 所以母親纔被人稱贊為好女人。她是很幸福的，心裏總懷着光明，愛父親，也愛哥哥，愛自己家，也愛隣家。昨天夜裏，母親還在燈下凝望着自己手掌上的胖胗，而微笑不已。她在這勞苦裏，永遠能看出一星星的小幸福來，所以總是這樣微笑着的。

甲 像母親那樣面孔美麗心也美麗的女人，若是嫁到富裕人家，不是更幸福了嗎？

乙 你這傢伙真是個拜金家，是個狗仔……。

甲 狗仔？

乙 不要多嘴！母親為完成自己的幸福，是不需要嫁到富裕人家去的。不過母親雖然嫁到了父親那樣的窮

人家，而生來卻是在富裕人家長大的。並且曾有一度，也想要嫁到一個同樣富裕人家去，可是因為那家的人們都故意走在天候陰霾的日子裏，故意走在暗無光亮的地方，所以就嫁給了父親。

甲 父親很幸運？

乙 當然，父親很幸運。父親是個無能的人，性質懦弱，胸懷狹隘，只能睜着小得如豆的眼睛死釘地穩守着自己的小幸福。自從和母親結了婚，母親幫了他許多忙，爲他犧牲了寶貴的青春，如今，雖然當着一席薪俸無幾的小學教師，總算是很幸福了。

甲 母親不後悔嗎？

乙 胡說！母親豈但不後悔，更覺得唯其這樣纔真正是幸福的。她願意給父親幫忙，願意爲父親犧牲自己的青春，覺得這幫忙和犧牲，如同自己的面孔或心一樣美盪。

甲 這樣說來，哥哥時常生病，不是更給母親添了許多麻煩嗎？

乙 不，母親非常愛哥哥，她想把哥哥造成偉大而幸運的人物，在這努力之中，她愈是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甲 那麼，我們生下去以後，是要感謝母親的了。

乙 是的。不過母親不是因爲期待子女和父親感謝纔這樣喫苦，她始終是爲了自己的幸福，纔這樣作的。

你看！現在母親正在喫午飯，她把煮好的肉和乾飯留在一旁，預備父親由學校回來和哥哥一塊兒吃，自己只吃着鹹菜和稀飯，母親總是這樣愛着大家的。

(四個月之後)

甲 噫！這是什麼人哭的聲音？

乙 那裏？那裏？

甲 聽！不是一個孩子哭嗎？

乙 啊！你真糊塗！這是我們的哥哥哭。你知道他為什麼哭？

甲 不知道。大概是有什麼委屈，或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了罷。

乙 對啦！因為母親責備了他。

甲 母親責備了他？為什麼？母親不是很愛他嗎？

乙 當然，母親很愛哥哥。唯其因為愛他，所以纔責備他。

甲 爲什麼？

乙 因爲哥哥在今天早晨偷了母親的錢袋。

甲 怎麼？哥哥犯了盜癖。

乙 是的，哥哥犯了盜癖。不幸得很，人這種動物都有盜癖，說謊和盜癖是離不開人這種動物的。不過哥哥的盜癖比盜鈎者流的盜癖卻高尚得多。今天早晨，他偷下母親的錢袋，買了許多顏料，不料被母親發覺了，剛纔母親含着淚責備他，他也哭了起來，現在還被母親抱在懷裏哭得像淚人似的。

甲 哥哥爲什麼偷錢袋買顏料？

乙 因爲他要畫畫。

甲 畫畫？

乙 對啦。哥哥非常有畫畫的天才，今年雖然纔八歲，卻畫得一手好畫。他想藏下各種顏色，又怕對母親要求之後不給他買，所以驅於這崇高的欲望，就偷了母親的錢袋。

甲 母親一定很傷心，大概非常恨他罷。

乙 傷心當然很傷心，不過並不恨他。非但不恨他，反而更愛哥哥了。母親深怨自己家太窮，不能滿足哥哥的崇高的慾望，不能使哥哥發揮天才；所以母親決心了，決心要吃盡一切的辛苦，把哥哥養成一個偉大的畫家，讓這次盜癖成爲哥哥平生最光榮的記憶。

甲 哥哥怎樣想呢？

乙 哥哥也決心了。他雖然很小，不懂得成爲偉大的畫家，自己的力量是否够用，可是他也決心要作一個大畫家了。你聽！他現在已經止住哭聲，向母親起誓，讓母親等待他成爲大畫家的日子。母親也微笑了。

甲 哥哥能成大畫家嗎？

乙 一定能成。哥哥不能成爲大畫家，誰又能成大畫家呢？他的決心是很大的，我想神旨一定能讓他實現這悲壯的心願。哥哥雖然八歲。可是他已經知道自然和人間所有的崇高的美，他要在这崇高的美的表現裏，來追求自己的幸福。你猜現在哥哥離開母親的懷抱，作什麼去了。

甲 不知道。

乙 他走到書案前面，沾着用偷來的錢所買的顏色，又去畫畫去了。現在，在他的心裏充滿了母親留給他的感激。

甲 我們來爲哥哥祈禱罷。懇求神旨讓他成爲一個大畫家。

乙 好。呵！希望讓我們的哥哥成爲米開朗傑羅一樣的大畫家……呵……呵……呵……

甲 什麼？「米開朗傑羅」？

乙 晒——。不許多嘴。

(五個月之後)

乙 你聽親母昨天晚間和父親囑語了嗎？

甲 沒有聽見。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所以沒有聽見。近來身體乏得很，簡直有些虛無。

乙 喂！不要說大話，什麼叫虛無？

甲 不，不，簡直有些虛空，所以睡得很早。

乙 對啦，那叫作虛空，也就是饑餓，你雖然頭腦有些愚笨，身體還算長得很堅實，真是上上吉。

甲 「上上吉」？什麼是「上上吉」？

乙 不許多嘴！喂！昨天晚上，母親對父親說了……。

甲 母親說：我們再等四五個月就要成爲他們家的孩子，家裏這麼窮，希望父親努力想個辦法。

甲 父親呢？

乙 父親最初沒有知聲。你要知道：父親是個愚直的老實人，學問雖然好，心地也很光明磊落，可是在近來這樣的世間，是活得戰戰兢兢的。所以聽見母親的話，很恨自己無能，也很傷心。後來，他覺得母親的話裏滿是真實的愛情，他不能辜負母親的遠慮和苦心，於是就安慰起母親來。

甲 父親怎樣安慰母親。

乙 父親當然先對母親表示了歡意。他說：他該再努力一些。因為父親很愚直，在近來這種權術和打算的世間，總是不太得意，所以不能立刻對母親約束下什麼空言；他只好說自己再努力一些。

甲 母親呢？

乙 母親看他很可憐，便破顏微笑了。這微笑裏很有自信，似乎告訴父親：不要着急，我們不能成爲有錢有勢的人家，且又這樣窮，可是孩子卻總得讓他生下來，把他養大，只若我們都很幸福，孩子也能成爲有用的人，窮是沒有關係的。

甲 父親爲什麼不會有錢有勢呢？

乙 那當然是因爲他沒有權力，而且又不甘減卻真正的幸福，去爲金錢和權勢奔走勞碌。這種人世間很多。

甲 這樣人算作好人嗎？

乙 好人與壞人是無從由貧富上來評定的。都說大富無大義，其實大貧之中也未必就有大義。不過無論怎樣說，我們的父親卻是好人，我們能有這樣一個父親，也是神旨降給我們的幸福。

甲 父親總不如母親好罷。

乙 是的。父親比母親事事都要遜一籌。現在我們家裏所以能那樣和平而幸福，完全是母親的力量。父親只會賺幾個錢，喫母親作好的飯，此外，因為現在正是春天，就抱着被蠹蟲蝕過的書本，在門外晒太陽，打呼嚕。

甲 打呼嚕？

乙 務學問人常是要打呼嚕的。

(六個月之後)

乙 呀！

甲 什麼？

乙 呀？總算貼題了。

誕生以前

甲 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乙 原來你是個男子。等過這些個月，纔看出來。

甲 什麼？我要生爲男子嗎？

乙 對啦，你看你的身體不是男子的身體嗎？

甲 那……那太好了。你不是說男子比女子幸福嗎？

乙 是的，男子多少比女子幸福些。很好！

甲 那麼你呢？

乙 我也是男子，昨天偶爾一看自己的身體，纔發現自己也是男子。我們都是男子，到人間去作兄弟。

甲 作兄弟倒無妨，不過我這些日子很懷疑一件事。

乙 什麼事？

甲 據說在別處都是一胎一子，怎麼我們是一胎兩子呢？

乙 真糊塗過頂啦！這叫作雙生兒。在世間，幸福的母親是常常能生我們這種雙生兒的。

甲 那麼，如果在我們這樣的窮人家，一胎一子還難養活，一胎兩子不是更使辛苦了嗎？

乙 辛苦是免不掉的。這是神旨授過母親的幸福，作母親的是不能拒絕這種幸福的。你知道嗎？據說世界

上有一胎五子的幸福的女人，像我們只是一胎兩子，在母親本身論來，無非是三流的幸福而已。

甲 一胎五子？

乙 對啦！據說是在×國。

甲 ×國？

乙 不要多嘴。你總是絮絮叨叨，將來成了兄弟，大概也只能給我添麻煩，你怕母親辛苦，可是將來使母親辛苦的，大概一定是你。總之，我們命中註定要到世間去作兄弟了；而且這光榮的日子只有三個月就到了。

甲 那麼誰是哥哥呢。

乙 誰先出世誰就是哥哥。

甲 因為你聰明，又能幹，我讓你當哥哥。

乙 事實是那樣的，當然我也只得當哥哥。但看當時誰能得到作哥哥的幸運。

甲 母親知道我們是兩個人嗎？

乙 近來母親求醫生聽取我們的心音，已經發覺到這件幸運的秘密了。她懷着無恨的大喜悅，每天微笑着。祈禱造物保佑我們平安地走到世間去。同時，並將這秘密告訴了父親。

甲 父親也很高興罷。

乙 不，父親似乎有些發愁了。

甲 爲什麼發愁？

乙 因爲他怕我們給他加重負擔。虧得母親安慰他他纔放心了。

甲 母親真偉大。

乙 當然。母親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人。

(七個月之後)

甲 呵！你更胖起來了。

乙 人是應該胖的。

甲 再等兩個多月，我們就該到世間去作人了。

乙 是的。世間看見我們這兩個幸運的男子，一定很驚喜。

甲 是的。我也希望他們驚喜。

乙 我們從現在起該作一番計畫了，好不致於臨時手脚無措。在這一點上，母親真偉大，她已經給我們作好衣裳，預備好藥品，昨天還到醫生那裏，問過我們是否健康。她回到家裏，微笑着想我們的事情，想怎樣養大我們，怎樣使我們成爲有用的人，甚至想到怎樣讓我們結婚，怎樣來抱她的孫兒。可是父親卻只是捧着書本在太陽底下打呼嚕。這老子虧得娶得母親那麼個女人，否則一定是要受罪的。所以我們不該學父親，我們要學母親，要預先作一番計畫。

甲 怎樣作計劃呢？還沒有看見過世間是什麼樣，真是毫無成算。

乙 說到這裏，我也有些前途遼遠之感了。只覺得在世間滿堆着許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等着我着手去作。

甲 那麼你想怎麼作呢？

乙 怎麼作？只想挺着胸脯將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作下去。

甲 只是如此嗎？

乙 不！還有許多世間不會有的東西，等着我去着手創造。

甲 創造？

乙 人是必得創造的。總而言之，人是爲作些什麼或創造些什麼纔生到世間的。

甲 可是，生下去先要匍匐而行，你究竟能作什麼，又能創造什麼呢？

乙 當然，我們是要受父母扶養的。總之，我們先要受父母扶養，要受世間栽培，所以要愛父母，愛世間，在這諸多的愛裏，去作些什麼，去創造下什麼。

甲 僅只作些什麼或創造些什麼，就能吃飯嗎？

乙 當然，有時爲了吃飯，也不得不作自私的打算。不過就如同人不能不爲吃飯作自私的打算一樣，人也是不能盡爲吃飯作自私的打算的。所以既得吃飯，還得作些什麼，創造些什麼。世間常有一種讚美狂，讚美犧牲，讚美不吃飯而能作事情能創造的人，可是他自己卻只承受別人作好的事情和創造好的東西，坐享清福。捨身飼虎的大喜悅……。

甲 「捨身飼虎」？

乙 不是說不要多嘴嗎？捨身飼虎的大喜悅只該讓實實地捨身的人有份兒，那些空講捨身飼虎的故事的說教家，是不能分到的。

甲 那麼，你當然要很累了。

乙 免不掉要很累。所以我也想享福。我近來常摸自己的嘴巴，我的嘴巴長得很大，像是一個美食家或酒客纔有的嘴巴。到世間以後，我想吃美食，雖非美酒，倒也無妨貪上一杯。此外，還希望世間真有能讀

懂我的心語的美貌的女人。

甲 太奢想了。

乙 什麼？人爲什麼不可以有奢想呢？世間假若只剩下素食主義者的論述，禁酒論者的檄文和黃面女郎，人類也許早就陷到純潔的地獄裏去了。

甲 哼！倒也未嘗不是高論。

乙 不要談諧，你有什麼計劃？

甲 還是沒有成算。

乙 快計劃，否則臨時發慌，一旦看到五光十彩的世間，是免不掉要啞然喫驚的。

(八個月以後)

乙 怎樣？想了整整一個月，還沒有什麼計劃嗎？

甲 呵！還是一片白紙。不過我覺得你說的話都很對。

乙 那樣優柔寡斷毫無遠慮，是免不掉要受罪的。

甲 我想世間不會太虐待我。

乙 當然世間會原宥你，也會幫助你。

甲 我覺得我的全身除了「善良」和「寬大」，似乎什麼也沒有。我只可以用這兩件手杖似的玩藝兒去渡世。

乙 那也無妨。我看你總像和我們老子差不多，滿面睡氣，噫……怎麼了。

甲 有些發暈！

乙 振作一些，唉！真沒辦法。

（九個月之後 一個初秋的早晨，空氣像清冽的湖水，天空上掛着黃金色的太陽，花兒開得正濃，鳥兒也唱着，幸運的誕生到來了。）

丑 又是什麼聲音？聽！

乙 噫！準備好了嗎？這個光榮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什麼聲音？你真糊塗得該下地獄了。這是永遠的天響，是不滅的預言，是神聖的呼聲，是天上地下最壯美，而最偉大的聲音。你不知道？這就是母親爲我

們受苦的聲音。

甲 母親那麼痛苦嗎？

乙 是的，母親是痛苦的。可是母親在這痛苦裏完成着天一樣高海一樣深的大喜悅。

甲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乙 不要躊躇。快振起精神來！

甲 我還有些發暈。

乙 胡說！快算清你的福氣！然後懷着無限的希望和無限的愛情走到世間去！

甲 那麼誰是哥哥呢？

乙 神旨是讓你作哥哥的，所以你有先我而接觸太陽和空氣的幸福。

甲 「太陽和空氣」？

乙 是的。不要發慌，世間的太陽熾烈得也許要耀眩你的眼睛，空氣也許濃厚得要刺酸你的鼻孔，同時或者還有雷鳴一樣巨大的音響來震動你的鼓膜。燦爛的閃光，醇濃的氣氳，宏亮的巨響……都是來祝福你的誕生。可是你不要慌，在這一瞬間，神，人，自然和一切一切，都是光榮而喜躍的。你要泰然地誠虔地接受這祝福，用感激的心情走進世間去。

甲 好！我明白了。我非常感激你的指教。

乙 還有，你要放大了聲音，讓世間知道在千萬年的人類歷史的巨流裏，只在這一瞬間，只在這一瞬間，有你這樣一個生命滾進了這巨流。你的聲音不妨放得像野獸的咆哮那麼大。呼應着母親的聲音，把你來到世間的消息告訴給大家。

甲 是。

乙 不發暈了嗎？

甲 不那麼暈了。

乙 好。到世間以後，有許多時間可以容你發暈；睡眠朦朧的誕生是沒有出息的。

甲 是。

甲 你聽！在只隔咫尺的地方，大家都在講着我們。母親爲了我們的平安，口裏喃喃的祈禱着，父親正翻弄辭典，爲我們找着光榮而壯麗的乳名，哥哥也停了畫筆，在隔壁等着我們生下去。現在他的決心更大了，他想以整個的生命溶化在顏料和畫紙上，成爲世界第一的大畫家。呵！你聽，隣人們也來了，他們安慰着母親，鼓勵着母親：微笑着等待我們這兩個小隣居。

甲 好。一切都明白了。我好像忽然有了勇氣，現在我要走了。

乙 好，祝你幸福！我的勇敢的哥哥！切記住，要放大驢音，假設父親還捧着書本在太陽底下打呼嚕，你要用驢音驚醒這個天下泰平的老子，好。你去罷。呵！光榮的日子，不，光榮的時間到來了。光榮的人子誕生了。

甲 再見。

（於是，天地間充滿了莊嚴皇麗的光彩和郁馥清新的香息，光榮的人子誕生到世間來了。）

江城

疑
遲

傅小姐於今日到抵了江城。

江城究竟是怎麼個地方，於此不妨略述。在講述這江城小鎮性格之先，暫不妨提述這江城繁榮的簡史，首先值得介紹的，便是這江城小鎮歷年遭到的劫難。

鶴立岡煤礦和梧桐河金礦的開採，實爲此江城發展的惟一關鍵。二年之前，由於股匪白龍和佔中華等之連次的襲擊，一時會將這城鎮全般經濟陷於極度的疲弊裡。奉天城東三省總司令張作霖氏，也曾經採納過幕僚們二十萬移民的計劃，因之，這邊鎮的人口乃行漸次增加。沿江一帶貨運往復既頻，便不免爲下江股匪所覬覦，兩三年中連續會遭到數度的洗劫，喫苦最大的便屬爲煤礦辦事處和金鑛公司。由於這兩方業務的不振，當地鄉紳便想出都市振興的計劃：官許的煙館和半私半公的明局於是大見興隆，勞工們便愈

見聚集，漸漸地從北港運往哈爾濱的物產便逐日加多。因而從昨年以來市面便漸次呈現繁榮。

提到這江城左近的物產，在沿江各鎮中是異常有名的，九月秋涼，大豆的出港總在五、六千車之譜，而小麥的產量，自從開埠以來，便始終保持着松花江沿岸第一位的記錄。近來糧棧業者和其他雜貨商行的增多，從碼頭至堆棧的運搬速率乃驟現不足，因而運搬苦力的增額乃成爲江城碼頭上當急的要務。

伐木公司的營設，也確是江城發展原因之一，林區距離鎮上雖有百里以上的道途，但冬季利用雪爬犁的輸送却也着實給與伐木公司很大的便利。上游哈爾濱諸般建設，仰仗這一帶出產的木材爲數相當之多，歷年毫無節制的採伐和野火不時的燎原，也會給變時之士很大的隱慮和關懷。

這其中存心改革林政功績最大的，不能不提到從哈爾濱來些不久的傅國康氏，他當日到抵江城之後，最初也鬱々不伸，無志造取，終日臥在床上，吸食着下江一帶特產的鴉片。在煙榻上交得的朋友，除了抽煙，喫鮮貨外，便還有賭博和長日的閑聊。但是賭博這事在於吸食鴉片的人們也非常有限，尤其是傅國康對於此道也早有倦意，比較起來，還是鎮日天南地北的閑聊着成爲了他們趣味的中心。煙榻上交得的這朋友，的確也彀得上飽經世故的經驗家。年紀也不過四十幾歲吧，他却經歷了六十歲的人也經歷不到的事情：年青時在北京國子監專替上京的考童們代辦應急的文章，義和團之役他正在天津衛充當着袁項城的幕府，十年前北洋一帶正鬧着革命的巨浪，他就曾三番五次地苦諫袁督留心着南方湖廣的大局，一直到項城

全面失敗之後，新派當局無法安置這些舊僚，他這纔坐着京奉路的火車隻身到了關東，在奉天城就任過法院書記官，在黑龍江某一小鎮充任過稅捐局長。歲月如梭，年復一年，輾轉流離着到今日，終於在這江城小鎮上充當了商會的文牘，同時還抱攬詞訟，代打民事官司。

平素最景仰梁任公的爲人，一部飲水室全集他認爲是無上良書，這一點和傅國康完全相同。人又非常健談，燈前話起舊來，辭鋒十分動人，因之傅國康只若稍一寂寞，點着那吸煙用的豆油燈後，便喊過聽差來：

「請商務會的齊文牘去！」

對着那暗淡的鴉片煙燈，人往往會變得聰明而有時出現卓見，即如傅國康存心對於江城附近林政的改革，這煙友齊文牘就會提供給他許多足資參考的意見。他不憚詳盡地提出許多事實證實着大幫把頭制度的種種弊端，和勞働貸款的方法會減消多少工人們的苦難。言語間他對這甫將興起的將採伐事業是寓有無限的期待，煙癮過足之餘，又燃起了紙煙，倆人越談越投機，沒大時間，倆人都會興奮起來。

「孟子所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從這話裡可以看出當時中原的木材未必十分充足……」齊文牘猛力地噴了口煙，迷縫眼睛笑着說。

「我說，雨亭！」傅國康正閉着的眼睛突然睜開了，「依蘭道署的考孫，有沒有調轉的消息？他在下江

這邊名聲到底怎樣？」

「說起他來哇，也不過一介武夫，政治甚麼的他是完全不懂。他下邊的這幫爪牙，作事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名譽。」齊雨亭扶着枕頭坐起身來，「這一帶的幾家礦區和林場子，提起他這些德政來，沒有不作三日嘔的……」

「這邊坐地的些個土紳，說也就受這個麼！吉林城跟瀋陽督軍署，難道就一點沒有個耳風！」

「下江這邊你到的日子總算淺，等往後找個機會我再給你引薦幾個街面上說得出的朋友，說真的你若想澈底整頓那邊的林場，依蘭道尹公署這道關，你不是打通了不行！老孫和瀋陽城老楊家本是近戚，四太太那邊又走得挺勤，年前他部下一個姓馬的副官，逼姦了縣城的女教員，一個星期內出了兩條人命，老孫除了把這馬的副官吵罵了一頓之外，並沒有別的責罰。」

「這麼說，黑龍江的省政，到是比這邊強！隔一道江，就有那麼大的不同。」

「江省有江省的難處，廣信公司的帖子，不也就是這二三年內的事情麼，現在就鬧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一官許這種玩藝……」齊雨亭指着跟前的煙膏碗說：「到秋天地面就不會安寧，單說你們這慶源林業公司吧，是不都僱用着上百號的護勇！這也是下江這邊的風水，勦匪，勦匪，一年到頭勦不清！」

「比哈爾濱的情形還複雜……」傅國康叭的一下把煙捲頭扔進地下的痰筒裡，態度十分堅決地說，

「可是，雨亭兄，不論怎地，我這趟從家裡出來的時候，就安了決心，非將金鷄嶺的場子澈底改革一番不行。當改的，我們改，當添的，我們添……雨亭兄，我們不光是吃喝抽大煙的朋友，我們這份營林事業的改進，你必須要助我一膀之力！」說着他直直望着他到下江後，結交的這惟一的朋友。

「那還用說嗎！只要我知道的，見到的，你若肯聽，我是一點不留。」彎腰又在煙燈上對着棵煙捲，「依蘭道署管怎說是一幫粗人，只若俺們肯花幾個錢，多聯絡幾個朋友，還有甚麼過於大不了的！」

在於一般吸食鴉片的人們所缺乏的實行能力，而傅國康呢反到成爲了一種特長，迄於今日，他到抵這兒也不過是一年零幾個月吧，對諸般林場弊端的改革上，竟奏起了驚人的功效，由於哈爾濱埠頭木商鞏固了到貨的信用，今年裡慶源林業公司的營業便大見起色，齊雨亭的建議雖說多屬煙榻上的空想，但若實際講來，確會給予傅國康許多有利的幫助。

國康的妻室，說來也是比較賢惠和能幹的婦人。公司業務的日見起色在她固屬也覺欣喜，然而那最引爲深深隱憂的却是自己丈夫鴉片煙量的日見增加。

最初，他們乍到江城的時候，因爲丈夫事業失敗和離家後心情的不佳，晚上不免常對煙燈消除永夜的寂寞和對未來的緬想，之後於此識人既多，交際亦逐漸頻繁，晚上歸來既遲，生活便陷進沒規律裡，往往企畫一宗事情，對燈斜臥到夜深，默默無一言語，她也曾想找點話來安慰丈夫，但看見丈夫那用力深思，和

時時閉目策劃，想說的話却又無從說起了。

齊雨亭在國康事業復興的企劃上，固屬有許多幫助，而在吸食鴉片這一點上來說，她却深深地從心裡覺着煩膩，但是自己丈夫年來在此地交結的朋友，又很少像和他這樣投緣的，在吸足大煙興奮起來之後，叫聽差泡一壺濃濃的茶，往往清談到黎明鷄叫的時候。

「康！到這場之後，你知道你瘦了多少？」她有時就找出去年在哈爾濱拍照的像片，這麼對丈夫說。

「哼！操心唄！這哪能比在哈爾濱的時候！」傅國康摸摸自己的嘴巴。

「到這場以後，你有許多地方和從前變了，你自己知道不？」

「說那個呢，人一年老似一年……」

「大煙不能少抽一點嗎！你纔是三十幾歲的人！齊文牘花言巧語的，看不准是個正經朋友吧！」女人委惋地說着，拍身旁要睡着了的孩子。

傅國康又默默地一言不發了，眨着眼睛在凝想，聽着妻的近於哀怨的解勸，他不得不想起哈爾濱家裡的許多來：——父親每封的來信裡始終沒有過責備自己的話語，每封信的收尾都還打聽着隔輩孩子們的平安，憶起五月裡丁香花放香的家園，他似乎有動於衷了。

「大少爺！公司在臨江春請的客都到了好幾位啦，公司的何主任打發人來送信，請你早點兒到場！」是

聽差高升門簾外頭說。

今晚臨江春這場宴會，除了聯歡本城和公司業務上有關係的人物外，並無旁的作用。來此的賓客中除去華川縣署的王貴民實業科長和江城水上派出所所長李坤二人之外，大多是當地商界中的重要人物。公司裡的何主任今晚非常週到地向大家勸着酒，微酣之後還特地叫人把江城一個名叫王金香的燒煙私妓招喚了來。因之，今晚這場宴會，賓主可謂盡歡。席散之後，時間已在十一點半，從江濱吹過來的涼風透着無限秋意，傅國康悄悄地又把王科長和李所長拉到王金香的家裡去了。

王金香的家，待客的設備十分週到，汽爐子燒着紅茶，煤油燈也點得通亮，前門和粉包之類的煙草長年地貯藏着，麻將竹牌和烏木牌九的鐵盒就擺在炕角。幾人圍在炕上啖着香軟的花蓋梨，適纔被涼風一吹，五加皮的酒力就漸漸上癱起來。

金香給燒起幾個大大的煙泡，王科長和李所長對臥抽着。國康在地下的椅子上坐着，端着王金香的媽剛給沏上來的紅茶。

「王科長，你們樺川管界木材出境的許可，今年封江以前，能不能再稍微展期幾天？說話過了八月節，眼看就是霜降。」傅國康扯着王金香的手，朝炕裡說。

「唉，那你不多餘擔心！只若江上能走船，木排就能往下放……縣署裡，有我在哪，你還有啥不放

心！」王貴民從李所長手裡接過煙槍，抽了抽，繼而又攔下，笑嘻嘻地衝着王金香：「一家子，你過來！餵我兩口煙！」

「呸，缺德的！」王金香向他罵着俏，一幌身，睨開傅國泰的手，連鞋都沒脫，抓着王貴民的腿上了炕。

「你知道，過年一開春；南部線鐵道說是換道基，東鐵材料處這批貨，頭封江我得完全都交上。」
「趕趟啊，今個這纔幾兒？」王科長吮接着王金香吐給他的煙，說完了這話，然後半天就沒出聲。

「科長，你這煙若上了癮，可怕沒法忌！」李所長一邊嚼着花蓋梨，一邊說，手也沒闲着，連三接四的，拍着王金香的屁股。

「金香，餵李所長一口！」王科長閉着眼睛這們說，「傅爺，給你這地方，你也好歹來幾口！解解酒！」
「我不忙，先可着科長！」繼而又朝着李坤說，「李所長，牌九還推不？」

「幹麼不推呀！傅爺，我問你，今下晚你帶多少錢？」

「呸，你還怕他輸了沒錢哪！慶源大經理，誰的錢也虧不着！」王金香偎在王貴民的懷裡替他們打着煙，遠遠漸漸往這兒傳着打梆聲，時候已在過半夜。

抽了一陣煙，因為李坤酒舫還沒消，牌九也就沒推成，喝了幾盃茶，把李坤安頓在這裡，當下傅國康和

王貴民就都告辭了。

早秋的江城街上，深夜間已經着實地透着清冷。傅國康到家的時候，家人們已經完全睡着，看門的更官揉着眼睛開門，目送着這夜遲歸的主人一聲不響地進了上屋。

進了上屋之後，並沒有招喚聽差高升，他悄悄從兜裡掏出火柴點起燈來，順手擦開慢帳，看看睡着的妻和自己的孩子們。

「國康，你天天這時候回家，真讓我替你操心啊！唉！……國康，你坐下！……」妻說話十分清楚，剛纔進屋的時候，她顯然是沒有睡着。

「……爲公司的事情，不是得在外邊應酬應酬嗎！……我跟你說過多少遍啦！」國康傍近了妻的身邊，點着了煙捲兒。

「你看看鐘吧！現在是甚麼時候嘍！天天這麼折磨着自己，。那能不瘦」妻連聲地嘆息着，翻個身纔又告訴他：「……下晚你走後不大會兒，你那好朋友齊雨亭打發人來請你去喫菊花鍋，哼！我看甚麼菊花鍋，簡直是請喫大煙鍋！」

「行嘍！別說啦，今後我的事情你就少說話，這下江地方，比不得哈爾濱喲！」傅國康解開馬掛的衣扣，再從桌子底下摸出自己的拖鞋來。

之後，妻連一聲都沒響，用被頭蒙起了腦袋。過會兒，傅國康也上炕了，但他並沒有躺下，盤着腿兒，抽着煙，凝望着灰白色的紙窗戶。

第二天，便是傅小姐到抵江城的那一天。

康德十年六月十六日晚

血 淚 鈔

劉

漢

序 簡

慧

我很早很早便在開始給你寫信了，但是那信你是不會讀到的，因為我寫信的方法，不像其他人類是用筆，墨水，紙張的。

你一定要奇怪，這些信我都是怎樣寫給你的罷！好，現在我就詳々細々的告訴你！

當每天子夜，我把工作的債務，用腦子和手一件一件償還完了後，我照例挺一挺腰，揉一揉眼睛，望々熟睡在炕上的小孩子，把你露在外面的胸部和孩子們露在外面的腿，用被給蓋好，然後我長々的噓一口

氣，再輕巧的搖一搖頭，把電燈的開關閉上，鑽進被窩裏去。

頭放在枕頭的上邊，眼睛在合着，有時也許在睜着，我便把我全身體當作一枝毛筆，蘸着胸腔裏的血，把信一字一行的寫在黑色的夜幕上。

如果那時你在醒着，打開電燈看一看我，你一定會在我的臉上發現信的字跡，因為那時候的我，感情在急驟的變化着，有時在憤怒，有時在悲哀，但，最末竟會在同情你，可憐你……以至想到怎樣拯救你的問題上來。

就這樣，每夜都寫信給你，日子跑過去很快，也跑過去很多，給你寫些甚麼，連我自己也有些模糊，但是，但是我的面頰消瘦了！我的眼睛痴呆了！我的頭腦遲鈍了！我的感情麻木了！

我想，現在該是把這些信從模糊的記憶裏抄給你讀的時候了！因為憤慕已經距離你不遠，剝人類靈魂的魔鬼，回你猙惡的瞪着眼睛，我看的很清楚，在焦急，在戰慄，。憤怒……可是你却微笑的跪在魔鬼的面前，甘願作犧牲。

你讀到這批信，也許認為是一件最大的恥辱，倘若這樣，我覺得生命還在屬於你。本來，任何人都喜歡在他們的生活周圍放一些烟幕，用這烟幕來掩飾自己的醜惡，其實，這分毫沒有用處，因為醜惡就是醜惡，烟幕是掩飾不了它的，我們必須用恥辱來驅逐它，洗滌它，排斥它。所以你讀到這批信，倘若你認為

是最大恥辱，那我可快樂極了！因為我懼怕的是連恥辱的反響都沒有。

你是我的妻，分劈我命運，人格，事業一半的妻啊，你知道丈夫的愛是人類愛中最高度的愛嗎？我向你要求，我誠懇的向你要求，請你把我這批用血淚寫成的信，一字一行的讀下去，忍耐的讀完，再讀，三讀，四讀！……

第 一 信

我偶然的憶起了白綾花，這花是薔薇，是玫瑰，是……：在那時候我還不太認識，但是我祇認識那是用純潔的白色綾子作成的一串小花朶，這小花會爬在你的髮上，你梳着雙髻的黑髮上。

那時我祇有十六歲，你是二十一歲，這個不會錯誤罷！因為無論到甚麼時候，我怎樣患健忘病，我也忘不掉我們是在我四歲你九歲的時候，由於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式下訂的婚，和在我十六歲你二十一歲的時候，由於宰豬，拉棚，糞事改裝喜事，拜天地，揭蓋頭，坐福，下地，入洞房的形式下結的婚。

你也許會記得，那時候我是比你矮七八寸的一個小男子罷！我穿着一件爲了結婚而特作的綠色綢棉袍，戴着有生以來第一次父母視爲高貴了了不起的黑絨帽頭。我那時不知甚麼叫做高興，但是在高興着，雖然高興可是又不敢進屋裏去看你，祇一味的在牛圈旁邊看着牛吃草。

晚上，我們吃寬心麵的時候，不，寬心麵不太好講，也許是歡喜麵，被一般人把音傳訛了！總之，是吃麵這不成問題。那時，我纔怯怯的用眼角瞞你，於是我發現你是那樣的美，秀麗，健康，大方，嫻靜……尤其是面部，那輪廓，彷彿是我在百裝畫裏曾經看見過的仕女，最後我又瞧見了戴在你髮髻上的白綾花，那花在向我微笑，我小小的心房裏，幾乎要飛出幾隻密蜂和蝴蝶，熱烈的撲上去。

以後，我們的戀愛開始了！我覺得你頗親切也頗和靄，並沒有像傳說那樣小姐風的壞脾氣。

我們過着輕快的田園生活，在菜花香，麻雀叫，牛鳴，犬吠，鷄啼，鴨語的音樂裏，我們蜜甜的消磨了一個年的光陰。

第二年，我因為到城裏去繼續讀書，把你扔在鄉下。那時我雖然是在一個姨母家裏散宿，可是我始終耐不下心去，有時我和幾個淘氣的同學，偷偷的從學校跑出去，我們一直跑向那城外有山有水而且山青水秀的河畔去曬太陽，我們和漁夫，牧童，農人交上了朋友，閒聊一氣天，採幾個蝸牛和石片，等到放學的時候纔溜回城去，可是，這樣的日子長了，也耐不下心去，於是，結果祇得時常跑回鄉下去看你！

那時候，鄉下的人們都把我們的故事作笑話講是。？因為我三天兩頭從城裏往家跑，你總是站在大門外望着我，趕到瞧見我的影子從土崗上一點一點高起來的時候，你便歡々喜々の迎上去，一直到我們接觸以後，我們纔彼此交換一個微笑，一同走進家。我知道，我準知道那時候的鄉下，連小夫妻互相說一句笑

話，他們都要當作新聞去傳播，而況我們是又接又送呢？

後來，父母似乎以為不這樣沒有辦法了，纔全家搬進城裏去……

我想到這也許是到了一個段落，於是把自己的頭部向你的身傍一傾斜，纔知道你現在是睡得正酣，最小的孩子爬起來要吃奶，你翻一個身，把奶頭送到孩子的嘴裏去，又繼續你的酣睡了！我的心在感謝着，在感謝着你的辛苦，你從一天的大早晨便起來，給我們做飯吃，我們吃完了，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可是你還得一面哄着最小的孩子，一面涮鍋，洗碗，擦桌椅。整理我晚上扔得亂七八糟的破書紙和文具，過晌，又是做晚飯的時候了，你還得一面揩着汗，一面燒那冒烟的煤面子，等我們吃完了晚飯，你還得和上午一樣工作，有時在白天還得抱着孩子去排隊領配給品，或者有時還得去參加隣組的防空工作，缺這個少那個都得你去張羅，耳朵得伶俐，腿腳得伶俐，就這樣，在緊張的空氣裏你度過了一天，同時，還沒有好的營養能增加你的健康，晚上又有最小的孩子在伏着你的身上擠奶吃，我覺得你太辛苦了，你太偉大了，你太……

可是我的思潮馬上一轉，感情也跟着轉了！愛的思慕，感激的懷念，馬上被這思潮給攆走，代替愛和感激的祇有憎，我憎惡你像蝙蝠一樣的喜歡黑天，你接受了這人類所不可接受的惡嗜好，這惡嗜好是摧殘自己，糟塌兒女，破壞家庭，腐敗社會，弱化國家，滅亡人類的惡嗜好，偏々是你也接受了！

我們的敵人，他們爲了侵略我們，百年前所散佈的毒菌鴉片，如今，我却親眼的看着這毒菌蔓延到我至愛的妻之身上，它在狂吮着你的血，它在誘感你怠情，說謊，無恥……

真想痛々快々の哭一次，但，我畢竟是男子，我知道哭沒有用處，把淚嚥下去，一滴一滴的嚥下去。我又有心把你呼醒，向你說教，不過很早很早已經向你這樣做多少次了，結果連一點効力也沒有，你仍然在騙我，敷衍我。而況你是應該休息的，你已經累了一天，我不能殘忍的來打攪你的睡眠，我知道，睡眠是你生命裏的綠洲，惟有睡眠纔能給你幸福。

我，悶々的，悶々的也睡着了！

第二信

今天你偷々の當衣裳了！

因爲七歲的孩子，會悄悄々の告訴我說：

『爸爸！媽又拿包袱走了！一定又是去當號……』

我當時想不出回答孩子的話，我祇顫抖的撫摸着他的頭頂，我望々孩子水汪汪々的小眼睛，我掏出手絹來給他擦一擦鼻涕，半天，我纔輕輕々の說：

『孩子！爸爸知道了！』

這不是騙孩子，我的確是知道的，因為早晨我讓你把袂大衣拿出來，你不耐煩的說，明天再穿吧！壓在箱子底下了！

我明白，準是你把它當了，從前，每到換衣裳的季節，你早夕的便給我找出來，逼着我把它換上，現在，我自動的向你求，你反倒用言語來搪塞，這不是很顯明的證實你的言語是說謊嗎？

所以，你當我上班以後，我知道，你一定要當別的東西把我的袂大衣贖出來，否則，你也必須向朋友和隣居去借錢，因為，這是你走慣的，而且也是不走不行的兩條路。

我又想起那個故事來了！記得我曾經向你說過，我預備把那故事寫成實話小說，後來不知道因為甚麼擺下了！

是我們家搬進城去第二年的事情，我不是告訴你說過，那時候我常好逃學啊？就是在那時候，我發現這故事的主人，她是一個中年女人，在靠着牆根坐着，她的面前擺着一篇文章，那時候我還不大關心詞句，但是據旁人說她很有學問，而且也很有家世，她的名字一般人雖然不太知道，可是都管她叫朱小姐，我當時很奇怪，一個被稱為小姐的女人，為甚麼窮到變作乞丐的地步，後來，又聽旁人說，她曾經當過幾年教員，叔叔是我們那塊土上有名的紳士，祇因為寡婦母親把她嫁給一個吸鴉片的男人，於是，不久，她也被傳

染了，教員也被我撤了，偏々是在這時候，她的丈夫去世了，於是她和寡婦母親不得不同有錢有勢的叔叔家裏去，可是那黑色的魔鬼，剝人類靈魂連一點也不留的魔鬼，使她起先騙家族親友們的錢，後來竟至偷家族親友們的東西了，於是她終於被叔叔給趕出來，我所最初看着她時候，她使用這變作乞丐的法子，來威脅她的叔叔，可是她的叔叔並沒有和她妥協，結果，使她不能不走這條卑賤的路了！

當我第二次看見她的時候，不像第一次見着時候的那樣羞澀了！她已經不把頭彎下去扶在膝骨上，她這一次是大々方方的坐着，而且嘴裏也喊出了聲音，要求行路者賜給她幾個零錢，起初還真的一批小善士，犧牲了買糖塊，喝冰水，吃粘糕的銅幣扔給她，後來也許她的故事傳遍了，人們都開始憎恨她，再沒有一個人肯給她錢，可是，很快，也就是三兩個月的工夫，當我第三次看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和鬼和我們所想像的鬼差不多了，她披散着頭髮，穿着露肉的衣服，專找辦紅白喜事的人家去要幾個錢好給嗎啡館送去，小孩子們跟在她的後面，討厭的用手指頭錘她的屁股，她罵，有時她也攆到孩子的家去，逼着孩子的父母們給幾個錢纔算了事，像這樣，她在我們那塊土上所扮演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們似乎也平淡了，對於她也祇視作和別個抽白面扎嗎啡的乞丐一樣，因為和她同類型的傢伙太多了，街頭巷尾像拉圾一樣地繁殖着。

後來，你也知道罷！她利用一個男乞丐揹着她，男乞丐和她合作，他們這個二人組實行了不拿錢不措走

主義，結果很成功，可是這是誰的成功呢？自然是嗎啡館的主人的成功，他每天又有一大筆收入。

不久，這個朱小姐死了，聽說是死在一個瓦盆窰裏……

我想到這，我還能說甚麼？！她是誰的影子？慧！我至愛的慧！我憤怒了，憤怒的火在燃燒着我，我願變作一把利斧，我要殺我的敵人，你雖然是我的妻，我至愛的妻，但是在我這個感情的空間裏，我祇認為你是我的敵人；我唯一的敵人。！

但是，但是我終於饒恕你了，我覺得你並沒有罪，罪是應該由你父母來負擔的，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如果知道自己便是子女的榜樣，好好的活着，天真的你，無邪的你，聰明的你絕不會到現在負擔這恥辱，這卑鄙……

不過，你的父母是誰害的呢？那時候當官並沒有事情作，打牌，吸鴉片，吃，捧戲子……這些事情，填滿了生活的內容，不祇是你的父母如此，你父母身邊的人們都是如此，你父母相同環境的人們都是如此，我的父母那時是農人，如果也走進社會裏去拿月俸的話，恐怕也要變，結果，我們都有一個最大的敵人，連你的父母我也原諒了，因為另一個最大的敵人纔是我們命運的操縱者。

可是，我們就這樣屈服於我們的敵人了嗎？妻！至愛的妻！你應該作第一個勇士，開始和敵人決鬥！覺悟便是你的武器，恒心便是你的武器，實行便是你的武器。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星光，

隣家有雞啼了！

心中很渴，但是沒有一滴水能灌溉我，不知在甚麼時候，我走到夢裏的。

第三信

我數數字，從一到一百，一遍，二遍，三遍……結果是連一點効驗也沒有，我還是不能安靜的睡下去。

慧！我至愛的慧！你今天爲甚麼偏把那私烟館的姑娘領到家裏來？你知道我當時在想甚麼來着？我恨不把你和她一併的擲出去，但是！慧我至愛的慧！人類是理性的動物，我不能俱激你，我不能侮辱你的自尊心，我不能忽略你的存在，所以當時我心很酸楚，我孤獨的走開了！

可是我不能悲哀嗎？你每天所浪費的錢，都是我出賣血汗的代價，我爲甚麼要出賣血汗？自然是因爲我有孩子，我爲了孩子打算，我想用血汗換來的代價，去多給他們一點教養，使他們將來切實地作一個人，可是你把它怎樣的支配了呢？這裏，你明白，我也明白，我能不向你喊，我有孩子，我有希望嗎？

慧！我至愛的慧！你是聰明的，你想一想當你的丈夫知道他希望的影子將被滅的時候，他該怎樣的痛苦

？他該怎樣的瘋狂？他該怎樣的悲哀呢？……

痛苦，瘋狂，悲哀在熬煎着我。

我數數字，從一到百，一遍，二遍，三遍……結果是連一點勸驗沒有，我還是不能安靜的睡下去。

第四信

又想在港邊上住着時候的事情了！

那是我們結婚以來，最初開始小家庭生活的時候，以往我們都是依靠在父母的庇護下過着寄生蟲式的生活，可是；那時候我從學校畢業了！我被派到港邊上，由於實際情形的要求，不能不把你和孩子帶出來，

可是誰料想，我們的住宅附近，便是罪惡的瀟藪，你在我忽略與信賴中竟悄悄的接近了那毒魔！

你巧妙的騙我一二年，後來，母親來了！知道了這消息，和你吵鬧，我還坦護你，證明你是一個賢明的主婦，你絕不會那樣的愚蠢，母親氣哭了！竟失望的回去，又回到我們那樸素的家鄉。可是你，你以為我信賴你如同信賴我自己，那以後，你更加重了你的壞行爲，終於你竟大胆的，公然的到鴉片零賣所去，幸虧我的友人，忠實的告訴我，我纔知道母親並不是聽信流言，原來你果然墮落了！

老實說，那時候我雖然戰慄，但是並沒有憤怒，我覺得祇若是一個人的話，沒有不可以拿人的感情和人

的言語來使他悔改的，於是我便開始向你說教了！可是，摸不着一點社會暗面邊緣的我，那裏會曉得這事情並不是用感情和言語所能搖動的呢？！

不久，我的勤勞地變更了，我以為換一換生活環境你總會好起來的，可是，可是甚麼？到處都有你的夥伴，你依然繼續的走着你的道路，你墮落的道路……

最初到此地的時候，我被住宅難所苦惱着，因為我們是月收幾十元錢的低薪生活者，自然連作夢也未會涉及到找一所環境明朗的住宅，後來，我們在一個舖滿了垃圾的胡同裏，租妥了一間類似草原地帶的小屋，漕蟲爬滿了牆壁，老鼠在棚上賽跑，不知甚麼時候，就會有土塊掉下來，晚上，我們都把頭鑽在被窩裏睡，拋棄了衛生的觀念。

就像這樣的環境，我以為你總會在每天憤怒裏，在鬭爭裏，在嚴肅裏生活了。誰知道，那萬惡的小房主，連一點人血都沒有的小房主，他除去虐待住戶外，還兼營業着賣鴉片的副業，也許你比我更清楚他，認識他，他把長子的未亡人當作了續絃的老婆，那個老婆在我的眼睛看來，簡直就是神怪童話裏的妖婆，她蹶着，拖為一隻拐杖，臉和死屍差不多，沒有一點情感，從來我就沒看見她笑過，她每天站在門洞裏，望着出入這個大雜院的人們，彷彿是鄭都城的守門鬼，貪婪的，殘酷的，猙惡的在監視着所屬的幽靈。她有鴉片吸食證，每天可以從管煙所裏領來四個煙泡，可是她和她的老公公，不，還是直截了當的說是她和

她的老丈夫，每天有兩個便够了，剩下兩個煙泡，便高價的賣出去，賣給裝紳士實際不紳士的私吸者；這樣，他們不但落個白抽鴉片，而且連買米，買肉，買油鹽醬醋錢，總之，是連日常生活費都有了！

當我每天下班回來的時候，一走進舖滿拉圾的胡同口，我就彷彿是嗅到了陰沉沉的氣味我懼怕，我躊躇，但，終於又勇敢的邁着脚步經過門洞的時候，我遠々の把頭低下去，躲避着這妖婆，可是耳朵却發現你在和那妖婆談話，而且談得很熱鬧，我的頭馬上便像要爆破似的，憤怒，悲哀，恥辱……種々交錯的情緒都一齊攻擊進來，我幾乎要嘔血，我幾乎要摔倒，我幾乎要哭喊……

慧！我至愛的慧！你知道我爲甚麼要這樣，因爲我早在注意你的行動，我知道你與那個妖婆開始交際的時候，便是宣告你繼續墮落的時候了！

我視作敵人你視作友人，我以爲痛苦的，你以爲幸福，慧！我至愛的慧！你明白這一次所給我的刺激，是減少我的壽命，剝奪我的智慧，毀滅我的希望的刺激嗎？……

你在睡着，你在酣睡着。你一味的在酣睡着，我向你說甚麼，你也不能懂，你也不會聽懂一句話。

我焦急的要搖撼你的頭，我要把嘴緊靠在你的耳邊大聲疾呼，可是最小的孩子又醒了，似乎是爬起來，坐下，又伏在你的身上，大口吃奶，使勁的大口吃奶。

風刮過窗外，有一群犬吠傳來。

我在想，你的將來，我的將來，孩子的將來，社會的將來，國家的將來，人類的將來……
淚終於爬下來了！心中像有一塊痞悶的東西投進去。

第五 信

最近我的腦病更加重了，有時，我對筆桿竟至逼不出一個字來。

我知道，腦病的來原一半是因為工作的獸，在殘忍的喝着我的腦血，另一半的原因却是你，你每天在給我刺激。

今天當我下班回來的時候，我望你的臉，你的臉已經瘦得剩一層皮，我雖然也會想到了工作，營養，孩子……等等的問題但是，最大的問題使我不能不想起來，你是在自己摧殘着自己。

我悶々的坐在椅子上，打開無線電在聽蒙古語新聞，其實，我那懂得這些，我僅不過是抑止一下憤怒就是了。

你故意作出笑容來，問我這個問我那個，我不負責任的答復你，可是心裏馬上便又起變化了，我覺得你太可憐了！你已經被鎖在黑暗的陷阱裏，你是想掙扎，想奮鬥的，可是結果因為你的力量太小了，畢竟脫離不了那枷鎖，我又在焦急，馬上要站起來。打算把你身上的枷鎖打開解放你，不過這枷鎖的鑰匙，依然

是握在你的手裏，我，我又坐下來，坐下來躊躇。

我望着最小的孩子，聰明的臉型，鑲着聰明的眼睛，她睨々我，彷彿發現我在憤怒，在焦急，撲到我的雙膝上，揚着可愛的眸子，撒嬌的說：

「爸爸！」

這從天真的，純潔的，摯情聲帶裏所迸來的聲音，在別個作父親的人，也許是無上的安慰，可是，我，在我則像一隻鋒利的匕首，一直刺進我的內心，內心裏馬上便像受到了責罰，我在顫抖着，辛酸着，羞愧着，懼怕着。

因為，我覺得這可愛的孩子，如果有她的好父親和好母親，肯刻苦自己去培植她，灌溉她的話，她一定會有她的未來，那充溢着光明與希望的未來的。

可是，她已經有了像你這樣的母親，像我這樣的父親，你的精神都交給了那黑暗的勢力，我的精神又在被支配在低俗的生活裏，我們誰能負責任去培植她，灌溉她呢？

我似乎已經發現了她的未來，那已被事實決定了的未來，我本來就想用弱者的唯一消化痛苦辦法「哭」去抹掉責任，而況，她又撲在我的雙膝上，揚着可愛的眸子，撒嬌的叫爸爸！我的淚終於爬下來了！那微溫的淚，流在腮邊，流過嘴唇，一直掉下去，一個跟着一個的掉下去，孩子似乎在納悶着這個，她那天

真的，純潔的，摯情的表現更增高了，她用兩隻小手緊緊的抱住我的膝蓋，臉貼在上面，如同一匹馴伏的小羔羊。我觸到這情形，內心裏馬上又起一個突變，我覺悟到了不應當哭，尤其是不應當在孩子的面前哭，我知道我的敵人同樣便是孩子的敵人，你能賜給我痛苦，將來你自然也會賜給孩子痛苦，我一定要剷除你，爲了給他們建設平坦的道路，我把淚止住，我橫一橫心握一握拳頭，站起來，可是站起來後，也僅不過是站起來而已，我望々窗外的藍天，藍天上流過的鳥叫，輕風，白雲。

你把飯端上來了！特爲我作一碟好吃的小菜，你在等待着我用驚訝感謝你，可是你那裏會知道我在想甚麼，我干脆就沒注意過這些，我像一個幽靈，上下意識的拿起了筷子，下意識的一口接着的一口嚼着好吃的小菜，我吃完了了一碗，你接着給我盛一碗，我不知道一碗一碗粗糙的米粒都儲藏到那裏，等一碟好吃的小菜全光了的時候，我纔又下意識的把筷子和碗放下。

我拿起衣裳要走，你不愉快了，也許你以爲我近來對你態度變了！你說：

「家裏不能呆嗎？吃完了就走！」

我聽見你的抗議，憤怒再不能遏止了，爲了想多賺一點錢，我把業餘應該休息的時間也出賣掉，每天和一群愚蠢的，自私的人們鬼混，從他們的手裏劈下一點餘潤，我拿着這用血汗與忍耐換來的代價，去等待你巧妙的欺騙，你向我的朋友借錢，我偷偷的給你償還，你把我們領來的配給品用高價賣出去，然後逼着

我再從另外的地方用高價買進來，你假借買菜和孩子吃零食的名義自動的從我兜裏拿……這些不都是你的手段嗎？可是，你還有臉干涉我外出，我的憤怒在燃燒，險一些我沒作出野蠻的行動來，我祇是衝着唏噓悶々的走出去。

離開了家就如同離開了地獄，我在鑑賞着馬路上的人群，他們在邁着堅實的脚步。

直到夜深了，我還不願意回到家去，一個人孤獨的在廣場上徘徊，望着身邊模糊的樹影，天上的星月，對面的藍色標識燈。

我打開了襯衫，讓寶貴的夏天晚風自由的醜進胸脯，這是我生命被解放的一刹那，我甚麼也不再想下去，我覺得一切都渺小，一切都卑鄙，惟有大自然，大自然的力，是偉大的，是至善的，是慈愛的……廣場旁有汽車駛過去了！我像從一個夢裏走出來，又想到了家，終於下意識的挪着脚步，下意識的摸到了家門口，下意識的進屋，下意識的趕緊把書本拿起來，讀，沒情緒的讀，濫讀，望々孩子和你，閉燈，躺在枕頭上唏噓。

第 六 信

今天得着一個很壞的消息，是我的小朋友岳犯罪的事情。

關於他的苦悶，也許我向妳講過，但是我知道即便是向妳講過，你也不會記憶着這事情，因為苦悶這一類的行爲和你是距離太遠了！

他最初是一個電報局的配達手，這名詞你總會清楚的，配達手就是電報報差，算不了甚麼潤氣的職業，祇因為這不是甚麼潤氣職業，所以他纔苦悶，他讀文章，他寫文章，後來他又考上學校，裝了一腦袋電報符號，畢了業，又派到電報局，不過這回不是配達手，是比配達手高一級的通信生了！

我和他結識便是在這時候，他健談，他沒有一點流行性的青年病，沉着，果敢，而且他所寫的文章，又是那樣的純熟，熱情和力量交迸。

有一次，是冬天，在馬路上我遇見他，他祇穿着一套短衣裳，耳朵凍成紫紅色，但是，並不畏縮，依然是邁着武士的巨步，我緊握着他的手，問他冷不冷，後來我覺得這問話很滑稽，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們淡々の分開。

不久，他被調轉到邊城去，我們一值沒有通信，但是我還常在雜誌上讀到他的稿子，那稿子是一篇比一篇的牢騷，一篇比一篇的暗，後來連暗的稿子也沒有了！

我用信去問他，他沒有答復，隔有二個月的工夫纔給我一封很厚的信，字是用鉛筆寫的，他告訴我，他已經病了，他每天從大便流很多的血，他已經瘦成猴子樣，他已經……

我的淚充溢了眼眶，字看不清楚了！我像一個白痴，呆々的望着黃色的牆壁。

偶然從一個熟人的口中，知道了他的家庭環境，他是一個獨生子，父親有鴉片癮，母親死了！另外還有一個妹々，祖宗的遺產不消說，連埋着祖宗骸骨的墳墓都被兌換了鴉片煙，當然他是在父親的吸吮裏生存着的一個可憐者。

我知道，他病和瘦下去的原因了。但是知道又能有甚麼幫助，我在顫抖的等待他不祥的消息。

可是，消息終於傳來了，但不是他死去的消息，而是因爲犯了偷竊罪而入了牢獄的消息。

我並沒有落淚，我完々全々の變成了白痴，我走到公園裏，撿一些晒乾的草，舖在杏樹葬下，我支着腿臥着，望着天，沒有甚麼感覺，也有望見甚麼，祇是彷彿有岳的影子在眼前。

慧！你是聰明的，你知道岳爲甚麼會犯罪？你知道岳的妹々將來被父親送到那裏去？你知道岳出獄的時候會怎樣的處理他自己？

慧！你是聰明的，我是有父親和母親的，他們都很善良，他們永遠生存在樸素的故鄉。我是有孩子的，他們也都很可愛，可是你，和我共同挑着家庭担子的你，你不但不負這責任，反倒來加重我責任的分量，我拿着甚麼去見故鄉的父母和周圍那些誠實的人們？我更拿着甚麼期待孩子？領導孩子？憧憬孩子的美麗未來呢？

你看見孩子近來都瘦了嗎？他們得不到好的營養，他們又得不到你真正的慈愛，你生下了他們，無形中等於又殺害了他們，你懂不懂這問題？

慧！不，我至愛的妻啊！我的呼聲已經微弱了！

第七信

爲了解決怎樣拯救你的問題，我甚麼方法都想盡了！

我想用話劇感動你，我當寫過「母親」是一個男人爲了逃避妻子墮落環境，他悄悄的把孩子領到鑛山上去，十五年後，由於他努力的結果，孩子們都變成社會上的良善份子，可是他們卻空虛的想到了母親。

一天的晚上，他們的母親終於出現了！這是在夜身剛叫過去後，母親爲了聽女兒的歌聲，溜到他們的窗外，偶然的聽到了他們講述以往的故事，於是走進來，但是十五年後的他們的母親，已經不是十五年前的他們的母親了，她爲了補償自己的過失，洗滌自己的醜惡，在社會裏替孤零丁的孩子們服務了，現在她便是領着一個別人的孩子尋找孩子的父親到鑛山來的，竟奇蹟的遇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可是她並不留戀，她終於在說完了許多話以後，揣着她一貫的抱負走了！丈夫和孩子齊唱着歌送吧，劇便這樣的結束了！

那天，在無線電放送裏我不知道你聽見沒有？假使你聽到了的話，你將有怎樣的感想？也許你以為劇中的丈夫太理想作不出來這事情罷！但是，你要知道，祇要有方法勝於滅亡的時候，這條路是不難走的。

這樣的對你拯救，方法是再消極沒有了！因為我知道，鴉片這東西不是用宣傳能打倒的，你已經中了毒，你的生理上要求和心理上要求，不是用消極的方法所能拯救的。

所以，我又想到醫療的方法上來，我會戴着微笑的假臉，到幾個病院去巡裡，他們的目的是爲了賺錢，所以先決的條件也必須是錢，而且那錢的數目又是那樣浩大，我失望了！但，失望並不是爲了怕花錢，祇若你能恢復健康，能恢復人，一切我都甘願犧牲，我所失望的，是這樣以賺錢爲目的的醫院，他們絕不會負責任的減輕病人的痛苦，而況你是否從心裏打算扔掉毒魔這也很成問題，所以我失望了！

這幾天你看見我瘦了沒有？往常我紅紅的兩腮，如今已經變成黃黃的雙頰，無聊的人們一味的糾纏在我的身邊，我目睹着他們的醜惡偷偷的扯碎了紳士的面具，他們的心與心生對峙着，他們有時裝作鎮靜，他們有時伴作冷笑，他們有時哼良心與名譽，他們有時也想別人和自己，慾望像一個美女在誘惑着他們，他們都被欺倒在慾望裏，我看着他們在表演着愚蠢而可憐的故事。

這是我瘦的一個原因，不過比這個更大更切近我自己的原因呢？當然是你了！我苦惱着你的行爲，我擔負着你的悲哀，我想盡了拯救你的方法，但是又都在實現上有着障礙，以前，我所以不太積極於這事情的

理由，在上面我已經述說過了，我是想用感情來感動你的，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在不能這樣的放任下去了，我知道放任一日就等於逼着你往滅亡裏多走一步。

今天到旅館裏去訪一個朋友，他帶給我一個流淚的故事，那是他們的同院，一個母親虐待八歲兒子的故事，她讓這八歲可憐的孩子，獨自的睡在鍋台上，她用藤條把孩子的身體塗滿了紫色的疤痕，孩子哭的時候那藤條便會越法的加重，結果孩子一面挨着打，流着眼淚還跪下……他講到這我的眼淚已經淌下來了，我覺得天下的孩子正多，爲甚麼偏是他受苦，這理由很簡單，也即是他失去了愛他的母親，同時，他的母親如果真像傳說那樣有魂靈，存在的話，那麼她的魂靈該是怎樣的慘怒，悲痛想要拯救她的孩子呢？我想到這事情，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慧！你是聰明的，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你忍心讓他們失去愛他們的母親嗎？你忍心自我毀滅之後，看着他們受別個女人的凌辱嗎，即或天下的後母未必都是殘忍的，但是，俗語說：「真的割不斷，假的按不牢」這話你總會理解的，她決不會像待着親生兒女一樣的特別人的兒女的。

慧！我又聽見那個朋友講第二個故事了！這個故事更使我逆頭髮却望起來了，據說是一個文化人，吸上了鴉片，現在財產沒有了，職業也沒有了，他已經由吸鴉片而進步爲扎嗎啡，抽白面，自己不願意活，倒不值得我們怎樣同情，可是，可是慧呀！他竟把親生的女兒，那年齡僅有十四歲的女兒賣掉了，賣給一家

三等妓館裏，兌換了一千五百元國幣，後來他的妻知道了，向他哭鬧他竟躲在嗎啡館裏不露面，於是她又向妓館裏哭鬧，哭鬧沒有用處，接着又拿出人類最悲哀的手段給鴉母和夥友們磕頭，可是，可是結果呢？他們慈悲的告訴她了！在送來的那天晚上，就是一個父親把一個女兒送來的那天晚上，這十四歲的小姑娘，就……就……就……

慧！我聽見朋友講到這，我已經哭出聲音來，當父母的不能給子女們幸福也倒罷了，爲什麼要贈給他們一個地獄的命運，使他們無幸的被惡勢力摧殘，宰割，踐踏，凌辱……呢？

鴉片這東西，過去我們連談都不屑談，以爲和我們青年人不會發生甚麼關係，可是誰又會知道它的毒爪已經走進了我們的身邊，我們的朋友，那年輕而可愛的的朋友，不是有許多被這毒魔征服了嗎？他們有的過足了煙癮而大寫其禁煙論文，他們有的喊着青年人前進的口號，可是回頭卻悄悄的吸兩口鴉片解一解疲倦，他們有的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還向毫無抵抗能力的孩子們身上傳染，用煙噴他們，使他們在四六不分的時候便決定了命運……我們這群朋友，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裏散佈着，我們還喊什麼別的？這不就是我們不共戴天之仇的最大敵人嗎？

慧！我簡直要暈過去，你瞧我的頭在膨脹着大了，大了！你瞧！你瞧！我的頭，我的頭……

慧！你以爲我沒哭嗎？老實的告訴你，我胸中已經裝滿了眼淚，你看一看我陷下去的兩個眼眶。

我的手顫了！我的手顫了！筆在跳動，筆在跳動，你瞧！你瞧！我的頭在膨着，大了！大了！你瞧！你瞧！我的頭，我的手，我的筆，我簡直要暈倒，我簡直要暈倒……

第八信

這幾天，我連續的到夜深纔回來，你有些不高興是不？

老實說，我的確不願意走進家，因為我怕，我怕看見你的臉，你的臉是那樣的像殭屍。

爲了想怎樣拯救你的問題，我費盡了心血，可是終不能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利用感情已經失敗了，利用宣傳更是不中用，我知道，我明々の知道，這兩種方法都是騙我自己，我開始感覺到我的罪過，我偽善的做出拯救你假臉，實際還不是一天一天的使你毀滅下去嗎？

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這事情很突然，我姑且給它起個名字叫「抓替身」譬如你常去的那家私煙館，他們的女主人在幾年前不也是和男主人爲了行動上的衝突而衝突過嗎？男主人逼着女主人戒煙，可是女主人竟越來越甚，終於還傳染了女兒和兒子身上，使他們也幫着自己來反抗父親，終於男主人失敗了，默認了這事情，可是當他默認這事情之後，在家庭經濟上竟奇蹟的有了轉換，以前當他障礙她的時候，她是到私煙館去吸需要現金流出，這回公然的起了吸食證，於是他們的家庭也變作了私煙館，又有一批人給他們

拿錢了，沒有米的時候，有人給送米，沒有石鹼的時候，有人給送石鹼，沒有味之素的時候，有人給送味之素，總之缺甚麼有甚麼，因為，跑私煙館的人們甚麼都可以拿來孝敬一下主人，祇要給他們點方便。

於是我幻想了，我也想讓你「抓替身」我的小差使也可以不幹，坐在家裏便會有國幣，我們一天不圖多賺，祇消賣出去三五個煙泡，一個月就是四五百元進到腰包裏，而且，一高興不朝他們要國幣，甘脆拿土產來々交換，大米也好，豬肉也好，粉條也好，土豆也好，衣料也好，……總之，缺甚麼我們便要甚麼，他們如果違抗的時候，就讓他們多難受一會好了！

可是，我彷彿又換了一場夢的佈景，我彷彿看了許々々見靈魂來向你和我索命，我彷彿看見許々々房子因為沒有了好主人，而坍塌了，我彷彿看見許々々小孩子因為沒有好父母受苦了，我彷彿看見許々々多々對夫妻離散，我彷彿看見各大街小巷都舖上一片黑，我彷彿看見這黑色把許々々美麗的家庭吞蝕了！是的，我的耳朵已經聽着呻吟和啼哭的聲音，是的，你聽！他們在指着名罵我，他們想要吃我，他們想要扯碎我，我怕，我怕，我怕極了！慧！我是絕不能允許你「抓替身」的，必要的時候，我惟有犧牲你，我知道犧牲你正是愛你，因為你所愛的丈夫，孩子，家庭，社會，國家，人類……都從你手裏救出來了！

慧！你瞧！窗外的月亮，吻着前院的房脊，多末詩意的夜呀！

不，我倒忘了！你在睡中，你在酣睡中，你睡吧！你甜密的睡吧！你已經勞作了一天，睡是最體貼你的友伴。

第九 信

慧！你睡在靜々の夜裏，你還是那樣的美，三個孩子的摧殘，十幾年來的家庭的服務，並沒有奪去你的青春，你看！你和孩子睡得多末美呀！簡直像西臘的美神和愛神的繪像。

不對，不對，我又仔細的看了！你是殭屍，你是殭屍，你的軀殼裏並沒有靈魂，你不想人類所應該想的事情，你在創作騙術，至少先已經騙了我，接着你一定還要騙你的孩子，不對，不對，你一定還要騙我的孩子。

因爲昨天三歲的孩子，曾經向我學說話，她不說別的，偏說：

「抽啊！抽啊！抽不抽？害抽不？」

我在她這天真的聲浪裏，把話拌着眼淚消化下去。慧！這是多末慘的事情呀！孩子纔三歲，在她的潔白的心靈上，你給她刻上這末一個烙印，使她日後永遠念想起來，她最初所學會的語言我知道，今後你一定會給她注意，命令她不准再說那話，否則你便行使權利去打她的，我知道，她將來再想說這幾個短句的時

候，一定要吞回去，不敢討你的責罰，可是，慧！孩子的第一課，你已經教給她人類最可恥的「謊語」了！慧！你也曾經思索過怎樣去教訓孩子的問題嗎？我想你不會有過這思索的，因為你的腦子裏已經裝滿了那些下流的事情，你絕不會想到你懷中所抱着的孩子，他們是有明白的，是需要有一個美麗的，明朗的，健全的明白的，而且你不但沒想到孩子的明白，你連你自己的明白都未曾去想過，倘若你想過的話，你對將來披破草袋，當叫花子，蹲大門口，死在垃圾箱的事情總會想到的，也總會懼怕到的，可是你因為未曾想到，所以毫不懼怕，於是，雖然現在你已經是這樣了，你還活得很好，很想得開，很滿不在乎！

慧！當前九個月，我聽說你還背着我向大孩子懺悔來看，你哭了！你說你太對不起我，你向我發誓一定改過，可是，可是最近幾個月，你變了，你已經連懺悔都沒有了，我每逢質問你的時候，你都是口々聲々說沒有，現在已經好了，可是你的行動畢竟是最公平的中保它已經告訴我，你依然是每天到私煙館裏去。

昨天我看見那個私煙館的女主人了！她領着她的女兒，臉像兩張馬糞紙，她穿的衣裳我沒有注意，她女兒穿的衣裳和我給你買的衣料一點也不錯，可是我的衣料沒有了，慧！她穿的衣料是你賣給她的罷！

由於這件衣料，我又想起了去年到哈爾濱出張的事情，那時候，我曾爲了節約一頓午飯，而疲倦的坐在會場上幾乎要打盹，可是，可是晚上在南崗上，南崗的小洋貨莊裏，我竟用那節約下來的錢給你買那件衣料。

會塗着愛情之淚的衣料，竟披在我的敵人的身上，慧！你知道嗎？我差一點沒暈倒在路上，但是，這個我並沒有向你質問，原因是到現在我還把你當做一個人，人是有自尊心的，我不欲傷害你的自尊心。

慧！你儘管睡吧！我不打攪你，可是我忽然又想起你交給我的質票，那連本帶利共需二百多塊錢的質票，讓我拿甚麼去贖，一件々都是好衣裳，都是在現下百貨店裏買不到的好衣裳，記得我以前曾有過一次替你贖過一回了！這該是第二次，不對，不對，這該是第三次了，第二次我記得因爲都過了期你纔交給我，被我給當面扯碎了。

你放心，祇要你悔改，我是不會心痛這些的，因爲也許是這些衣裳作的祟，你如果沒有它的話，或許不至於墮落到這地步，你放心吧！你祇管好好的睡，靜々の睡，熟々の睡……

四月亮在向你微笑呢！

第十 信

！今天我要平安的睡下去了！因爲從邊城來個朋友，他帶給我一個極大的喜悅，他是青年，他是一個知道怎樣愛自己和怎樣愛別人的青年，他曾經警告我「男兒死生不是祇爲了一個女人。」

我要平安的睡下去了！明天見！

第十一信

你的臉一天比一天的瘦下去了！

慧！我知道你的苦衷，你是愛丈夫愛子女愛家庭的，可是那毒魔在操縱着你，它殘忍的握住你，如同一條巨蛇盤在一個弱小者的身上。

你怕我知道，你怕我知道你墮落的行爲會不高興你，但是，慧！我能不知道嗎？我不但知道這事情而且知道你在煩惱着，當你想到丈夫子女和家庭的時候，我知道你一定會發狠心，想要戒絕它，可是尙毒魔發作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個力量，來戰勝你的力量使你忘掉一切的屈服於它，被它役使着。

你的臉的確一天比一天的瘦下去了！

這原因我很清楚，本來你沒有錢，全仰賴從我的身上擠一點油水，但是我的油水也有限，私煙館的要求又是那麼大，你那能不愁，所以當你煩惱的時候，你是不顧一切了，你罵孩子，甚麼話都拿出來罵，你還暗地裏咀咒我是不是？以爲我不能默許你，多給你幾個零錢，你又以爲我每天差不多都是夜深沉的時候纔回家，對你未免有些冷淡，可是，慧！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你的丈夫是幹甚麼的？他是地地道道的是一個出賣腦漿與血液者，他的腦漿已逐漸的減少了，他的血液已逐漸的減少了，他有時頭暈，瞪着眼睛便要睡

下去，他有時疲乞乏走不到許多路便想歇一歇，這是表現甚麼？是不是在告訴你，你的丈夫已經被生活摧殘的够受了呢！而況，他有孩子，他有事業，他有理想，他有……總之，責任與夢在包圍着他，你不能够幫助他，你還忍心去向他多要幾個零錢，你還忍心向他要求早一些回家嗎？

今天，你會經笑話過我們隣居的那個沒教養的年輕人，他曉過走私糧的農夫，農夫白送給他四五升小米，你罵他沒有人格，不是人，人作不出那樣事情來……可是你罵他的這些句子，你自己也會經想過嗎？人格，人作的事情，這的確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我們活着不能夠祇以為有了簡單的衣食住知識便算是一個人了！人和人格離不開，人和人作的事情離不開，如果離開了的話，那樣的人僅不過是概念的人，在現下，我們更應該拿着是一個人的資格，來光耀所謂人，因為我們是人，我們特別是生在這樣複雜的社會和時代裏，我們更要顯出人的尊榮來。

你是人不？我這樣的問你，也許你會以為是侮辱你，其實，你的確不會弄清楚，我知道，當你要求權利的時候，你一定要主張你是人，但是當你履行義務的時候，雖然你不能先承認你不是人，可是你畢竟不會時時在想我是人，我要擔負起來人的責任，人的尊榮的。

好了！和你說了一套大道理，你一定不會愛聽的，我們甘脆還是談些具體的，老實說，今天在公園的綠葉下躺着，望着白雲與天，又斜望着樹腳和青草地，我被大自然給陶醉，想起我們那樸素的故鄉來了！

我們結婚後所度過的田園生活，你總不會把它完全忘掉罷！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到河裏去撈魚，你不放心，親自到河邊來找我，我光着身體，覺得怪害羞，急忙的把衣服穿上，我們一同提着魚走回家嗎？你還記得我在小廟前邊和鄉人下棋，你曾經去喊過我吃午飯嗎？你還記得我親自下地割高粱，你給送响飯，不放心的再三忠告我，小心一點鎌刀嗎？你還記得下雨天，我們一同躺在炕上睡覺，醒來的時候菜花正香從北窗射進來，我們一同坐在北窗邊一面嗅着花香，一面看着美麗的天上，和天上的虹嗎？你還記得有一次我餓了，又不是吃飯的時候，你悄悄的從小園裏摘下一把豌豆，用小鐵杓給我煮好，讓我剝着吃嗎？你還記得……

不，我再不往下想了！我回到鄉下去的念頭已經決定了，我想你在鄉下，一定會恢復我們結婚後那樣的樸實誠篤，我們將有樂天派詩人一樣的情緒，在生我們的土地上展開。但是，我又想到了，想到了去年回鄉所得的印象，那裏沒有安全的醫療機關，有的僅不過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庸醫，那裏沒有比較明白一點的學校先生，有的僅不過是吸食鴉片，半年給學生講授四課書的廢物，那裏沒有……沒有東西，事情，人物很多，不過僅是以上兩件事情，便足夠我們擔心的了，因為我們總不敢自我保險不生病，同時，我們還不計畫讓孩子都混々噩々的活下去，這樣，我發覺，到鄉下去也不是好辦法了。

慧！真的，爲了拯救你，我甚麼都在思索着因爲，你的影子太多了，我不能不懼怕，我眼睛看見了他們

的醜惡，我耳朵聽見了他們的醜惡，我怕將來你也扮演那醜惡的主角，創作那醜惡的故事，所以，我絕對盡我凡有的力量去拯救你。

你最好想一想和你相同情形的人，他們是不是已經走到滅亡的途經上去，你雖然也在滅亡的途經上，但是還算差幾步，回過頭來走仍不晚，和你相同情形的人，他們有的已經跌到墳墓裏去，有的正在路傍呻吟，有的在替社會製造罪惡，有的……這些不都是明々白々の證據嗎？走在這條途經上，祇有滅亡和趕緊逃回來兩條道，你不逃回來即是向滅亡裏前進。

旁人也許你不會信，你還是想一想你自己的姑父姑母好了！那年，我還小，記得你祖母死的時候，他們都去弔孝，那時該是怎樣的紳士呢？白淨々の面皮，一張々の紙幣，高貴的帽子，豪華的衣裳……這些還不算，我最注意的是你的表弟，那時他祇有六七歲，便那樣的聰明伶俐了，大眼珠，長睫毛，小白牙，穿着一套海軍式的武官服，我們鄉人都被哄動了，沒有一個人不來看熱鬧，尤其是看這可愛的小孩可是，可是甚麼？光陰僅僅過去十五六年，你的姑父不知死在甚麼地方了！你的姑母會給人家作過傭人，你那位可愛的表弟，去年我在小站上曾遇見過他，他還向我擦過眼淚，他沒有遺產，而且有父親扔下來的債，他現在僅不過是小站上的一个抗脚行的，也即是指着抗口袋吃飯，這雖然算不了甚麼侮辱祖先的事，但是，眼珠睫毛，白牙不還是很可愛嗎？一個二十多歲的孩子，沒有好的教養，僅僅是小站上的苦力，這運命是

誰給他的？請你思索一下！

人間最慘的事情，不是殺人流血，我認爲比殺人流血有更慘的事情，這便是硬給孩子一個痛楚的命運，使他一生不能挺起腰來。

這該是多末慘哪！和我很處得來的韓先生不也是那樣嗎？他的父親便是吸食鴉片者，他的哥々和弟々都被傳染了，惟有他一個人，還算僥倖的逃出來，去年聽說他的哥々便因爲犯煙案而蹲牢獄了，弟々呢？表面上口號喊的很高，可是暗地裏卻比誰都狼狽，惟有他一個人被壓迫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裏，他那能健康，雖然他還喊，熱烈的喊：「我絕不屈服。」但是他已經瘦的剩把骨頭了！健康是我們青年人的本錢，健康沒有了，旁的還能有希望嗎？

所以，我說像他那樣的家庭，早晚得同歸於盡的，這不是很鮮明的一件事情，父親生了他們又害了他們嗎？

隣家的鐘已經敲過二點了！我們是電鐘，沒有音響，但是我望々時計，也恰好的指在二點上，我把筆放下，伸一伸懶腰，揉一揉眼睛，又望々熟睡在炕上的你和孩子，責任，滅亡，墳墓，悲劇，拯救等々の語彙馬上像一張車輪轉在我的腦子裏，我站在炕邊幾乎要跌下來，我々輕的把電燈閉上了！

黑，黑，一切都黑，但是我的眼睛裏卻躡着金色的星花。